

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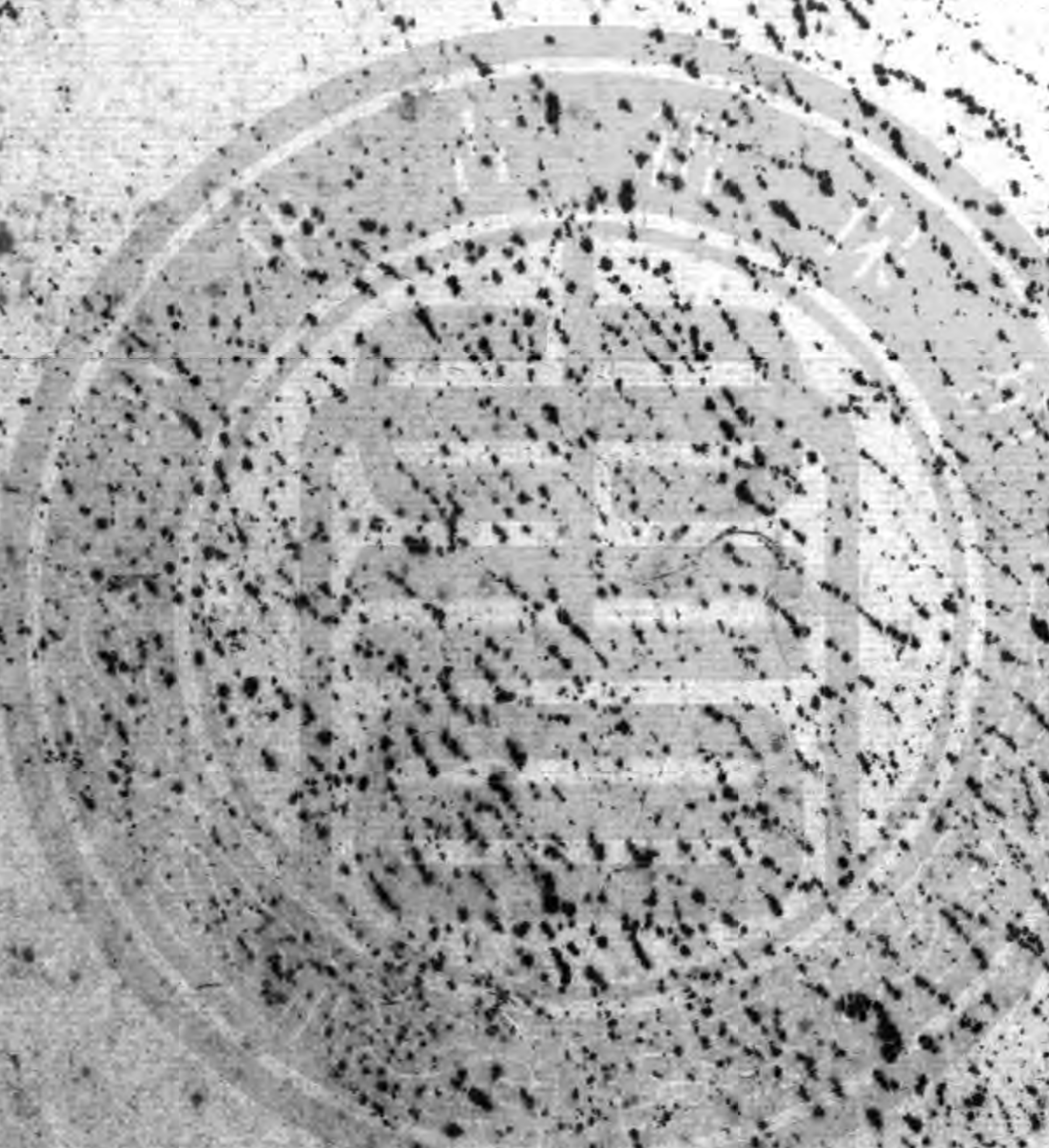
636

543

部 =

7940

25





大金吊伐錄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國朝

大金弔伐錄四卷不著撰人名氏其書紀金太祖太宗  
用兵克宋之事故以弔伐命名蓋薈萃政府之案籍編  
次成帙者也金宋自海上之盟已通聘問因天輔六年  
以前舊牘不存故僅於卷首一條略存起事梗概自天  
輔七年交割燕雲及天會三年四月再舉伐宋五年廢  
宋立楚所有國書誓詔冊表文狀指揮牒檄之類皆排  
比年月具錄原文迄康王南渡而止首尾最爲該貫後  
復附以降封昏德公重昏侯海濱詔書及所上各表而  
終於劉豫建國之始末所錄與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  
詳略互見不識夢莘何以得之考張端義貴耳集曰道



君北狩凡有小小凶吉喪祭節序金主必有賜賚一賜必要一謝表集成一帙刊在擁場中博易四五十年士大夫皆有之余曾見一本云云此書殆亦是類歟然夢莘意存忌諱未免多所刊削獨此書全據舊聞不加增損可以互校缺訛補正史之所不逮亦考古者所當參證也永樂大典所載未分篇目不知原本凡幾卷今詳加釐訂析為四卷著於錄

大金弔伐錄卷一

四庫全書原本

守山閣叢書 史部

失名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與宋主書

天輔七年正月己卯其已前者軍上不留

天輔元年十二月宋主遣登州防禦使馬政來曰日出之分

實生聖人竊聞征遼屢敗勅敵若尅遼之後五代時所取燕

雲兩京地土

乙二字原倒依吳本校語合願昇下邑

按金史太祖本紀載此書內所

取燕雲兩京地土八字作陷入契丹漢地六字餘並同 二年正月乙巳宋使馬政回遣

索多報聘與宋約夾攻燕西二京隨得者取其地若出國所

取卽不在分割三年夏四月丙子朔使南宋索多回

按金史太宗本紀事繫六月同宋使趙良嗣同字依吳本補與下文一例及其子宏來索多見

受宋國團練使官上命杖而削之南使回遣貝勒錫林赫魯



等同往四年二月己亥使南宋錫林赫嚕等回同宋使趙良嗣王暉復以祈請燕西二京地界書來六月庚午朔遣宋使趙良嗣等回以所獲上京今臨黃府是也同知蘇守告按三朝北盟會編作蘇壽吉與宋且約夾攻取燕西二京地如約議十二月丁卯朔宋使馬政復來請燕地命如前約六年夏四月壬辰吳本遣作壬寅圖克坦烏濟高信格使於宋七年正月己卯與宋書略曰往歲越海計議與兵夾攻每有克獲所得者取後違此約獨乘遼勢已衰始行侵討而乃反被追襲聞軍帥劉延慶等已坐責罰又燕京僭號普賢女按普賢女即遼燕王耶律淳妻蕭氏上表再三乞請稱有南兵入城力戰破之殺戮殆盡歸命上國願為附庸猶存大信以先許宋人之請若彼能如元約夾攻克捷則事在

不言既此間得而分付理應有報是以宣諭趙良嗣等合取時貢銀絹共准一百萬貫良嗣等言奉旨并請西京路地界若不從所請止得燕京即納二十萬匹兩設猶未允更加綾二萬疋外不敢擅加今相度燕京諸州土廣人眾今取與未決豈可輕易便行分付請抽退臨邊士卒按以上俱係原起事由即所載正月

已卯一書亦僅存其略自二月癸卯以後均就原書年月排次始見詳備

答宋主書天輔七年二月十九日

二月癸卯遣貝勒尼楚赫道喇為宋使副以烏凌噶思謀為議事答宋主書曰來書云所言代稅物貨并事目所載色數價值交割月日處所與畫定界至遣使賀正旦生辰及置權場事並如來示所諭備悉美意外今年合交銀絹稱候到依



契丹舊交月日交割特異元書理合一就重念春農搬運不  
易曲從來意其銀絹請自前來與契丹物色一般者交送所  
有燕城候各立盟誓然後交割今立誓草付國信使副到請  
依草著誓至日當議復盟春律在中冀膺多福今差貝勒尼  
楚赫道喇爲國信使副及思謀充議事有少禮物具諸別幅  
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按三朝北盟會編載此書起處尚有  
使軺薦屈榮訊迭承既增歲敵之優  
深悉善隣之意俟成誓約永  
保惟和二十八字此本疑闕

白劄子

與書  
同封

昨者趙良嗣到上京軍前計議五代以後陷入契丹舊漢地  
州縣時止許燕京及再差馬政更議西京回書只請就便計  
度收復原本只作卽無  
就字今依吳本尋爲彼不能取致本朝自行撫定

又差趙良嗣等來議稱燕西兩京已會計議緣爲西京不在  
許限只許燕京所轄六州來書云其西京別作一段今來又  
令良嗣等計議西京欲一就收復雖貴朝不經夾攻而念兩  
朝通和實同一家必務交歡篤於往日今特許與西京武應  
朔蔚奉聖歸化儒媽等州并地土民戶其已西並北一帶接  
連山後州縣地土人民不在許與之限據所許民戶地土甚  
多自來攻伐撫慰將帥士卒艱苦不少今來別無再索經略  
請差人交割其諸事理已宣諭趙良嗣去訖來書稱契丹出  
沒今差人押領大軍往彼幸踏地里交割發行月日已諭使  
人省會所有盟誓候交割了日議定

南宋回書



三月戊午命馬同權管勾燕京事將以其地付宋故也丙寅  
宋使盧益趙良嗣馬擴按金史作馬宏以回書來三月日大宋皇帝  
致書于大金大聖皇帝闕下華緘薦至契好增勤爰馳預政  
之臣共著約神之誓惟兩朝弔民伐罪之舉振古所無而萬  
世講信修睦之誠自今伊始用堅盟載永洽鄰歡來書云燕  
城候各立盟誓然後交割今立誓草付國信使副到請依草  
著誓至日當議復盟銀絹請自前來與契丹物色一般者交  
送並如來諭順履融和茂迎福祉今差中大夫試工部尙書  
盧益龍圖閣直學士大中大夫趙良嗣充國信使閤門宣贊  
舍人馬擴充國信副使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  
宣謹白

白劄子

同書封來

所諭西京武應朔府奉聖歸化備城等州并地土民戶本朝  
撫定備荷美意已令盧益等持銀絹往軍前賞設夏國素號  
交繪唯務詐誕與昏主實甥舅唇齒之國日近上表乞本朝  
勾退北邊兵馬文字內指言貴朝仍白云與昏主累世姻親  
詢訪得知處所及稱奉昏主之命軍州及土地人民權令守  
護招集無使叛賊一向擄掠故夏國起集援兵屯於境上并  
據邊臣累奏夏國見勾集重兵廣備糧食借助昏主軍聲甚  
大用意非淺除已指揮河東等路整備禦逐外深恐貴朝欲  
知其詳所有真本文字今付去人西京管下州縣前書已言  
非務廣土實欲備禦昏主爲彼此之利今若將已西并北一



帶州縣土地付與夏國則不特昏主見在天德雲內地分出  
沒若使夏國據黃河以東州縣必與昏主合力為害不細夏  
國自去歲已輒占據清肅河清兩軍如欲與此兩處請貴朝  
詳度外其寧邊天德雲內已西并北一帶州縣土地合以黃  
河及漢地為界漢地外以北土地如欲付與他國並從貴朝  
○原本並作并依吳本改又持到誓書其間事理並依貴朝誓草

又白劄子

兩朝交往禮儀除合依見行禮儀外傳聞已上尊號今議特  
稱尊號以表交歡他日本朝如上尊號貴朝亦合相稱近累  
據河北河東帥司沿邊之州軍探報契丹昏主見在天德雲  
內地分出沒已逼近應朔等州繳到昏主招諭軍民補授官

職真本文字已令宣撫司移文貴朝照會及已指揮河東路  
遣發兵馬救助應州一帶極力備禦外請貴朝早發大軍往  
彼掩襲因以照應交割發行月日從貴朝所便。原本便作使無從字今  
依吳本傳聞四軍蕭幹已即位號神聖皇帝改年天嗣如所傳  
是實所當至慮早議招捉使人尼楚赫等已待以厚禮用示  
誠意自此使聘往來禮數彼此並依契丹舊例亦如來諭但  
契丹往還舊禮有不繫事繁複者合行裁定庶彼此為便置  
權場去處從貴朝所便交易並如契丹體例

南宋誓書

係依草再立

維宣和五年歲次癸卯三月甲寅朔四日丁巳大宋皇帝致  
誓書於大金大聖皇帝闕下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



履信思乎順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昨以大金大聖皇帝創

興并有遼國原本并作遣使計議五代以後陷入契丹燕

地幸感好意特與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并屬縣及所管民戶

緣遼國尚為大金所有以自來與契丹銀二十萬兩絹三十

萬疋并燕京每年所出稅利五六分中只算一分計錢一百

萬貫文合值物色常年搬送南京界首交割色數已載前後

往復議定國書每年并交綠礮二千栲栳兩界側近人戶不

得交侵盜賊逃入彼此無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間諜誘擾邊

人若盜賊并賊捉敗各依本朝法令科罪訖贖罰雖盜賊不

獲原脫罰雖盜三字依吳蹤跡到處便勒留償若有暴盜

或因別故合舉兵眾須得官報吳本沿邊官司兩國疆界

各令防守兩朝界內地各如舊不得遮擋道路至如將來殊

方異域使人往還無得禁阻所貴久通權好庶保萬世苟違

此約天地鑒察神明速殃子孫不紹社稷傾危專具披述不

宣謹白

一下項物計錢九十八萬七千二百四十貫文內除綾羅

錦圈線吳本不見分兩外計重二十五萬九千五百觔

准一萬七千三百秤

回南宋國書夏四月壬辰復宋書發已以來所補

累交聘禮敦講世和復紓使傳之華克示載書之信指以萬

祀昭然一言茲見繼好息民之心原本繼作而得親仁善

鄰之美義欲存於堅久事更宜於宣陳據燕京疆界只依兩



朝差去人員同行檢視交割爲定所云交付西京邊界并夾  
攻契丹皇帝事已遣近上官員押令大軍勒於今月十一日  
於彼應會仍報宜撫司凡關夾攻事件須令與差去官員計  
議從長施行其邊界亦依割定領受仍已諭使人却合有回  
謝禮數并報復文字送付差去軍下官員前次議取被掠并  
逃去人戶雖令宜撫司交付却只推延不肯早行發遣至今  
一未結絕必若邊吏徼功違約展轉如上不切稟從實關引  
惹紊亂有失將來久結歡好若是再取如此人口亦仰所司  
疾速發遣又以契丹皇帝在陰山和勒博在奚部山谷以此  
兩處勾當軍事今取嶺北鴛鴦灤坐夏相度所謀雖同如或  
不戢後患地里咫尺特關貴國自餘分遣別路兵馬須是當

朝供給只據收捕和勒博契丹皇帝兩路兵馬糧食合銷米  
一十萬石宜早處分取月日於檀州歸化州兩處分路般送  
到佇俟回報炎歆在候保裔是期

按三朝北盟會編載此書結尾尙多有少禮物具諸

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宜謹白一十七字此本疑闕

### 回賜誓書

惟信與義取天下之大器也以通神明之心以除天地之害  
昨以契丹國主失道民墜塗炭肆用興師事在誅弔貴國遣  
使航海計議若將來併有遼國願還幽燕故地當時曾有依  
允迺者親領兵馬已至全燕一方城池不攻自下尙念始欲  
敦好特以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并屬縣及所管民戶與之如  
約今承來書緣爲遼國尙爲大金所有以自來交與契丹銀



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并燕京每年所出稅利五六分中只  
算一分計錢一百萬貫文合值物色常年搬送南京界首交  
割色數已載前後往復議定國書每年并交綠礬二千栲栳  
兩界側近人戶不得交侵盜賊逃入彼此無令停止亦不得  
密切間諜誘擾邊人若盜賊并賊捉敗各依本朝法令科罪  
訖贓罰賊雖不獲蹤跡到處便勒留償若有暴盜或因別故  
合舉兵衆須得官報吳本沿邊官司兩國疆界各令防守  
兩朝界內地各如舊不得遮堵道路至如將來殊方異域使  
人往來無得禁阻所貴久通懽好庶保萬世苟違此約天地  
鑒察神明速殃子孫不紹社稷傾危本朝志欲協和萬邦大  
示誠信故與燕地兼同誓約苟或違之天地鑒察神明速殃

子孫不紹社稷傾危如變渝在彼一准誓約不以所與為定

按三朝北盟會編載此書起首尚有維天輔七年歲次癸卯  
四月甲申朔八日辛卯大金皇帝致誓書于大宋皇帝闕下  
三十二字比本疑闕又按三朝北盟會編無本朝志欲協和  
萬邦以下四十字而結尾尚有專具披述不宣謹白八字與  
此互異

南宋國書已上並在  
燕京往復

四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大聖皇帝闕下使車復至聘  
問彌殷式馳約載之嚴共著齊盟之重誠參天地惠浹神人  
取亂侮亡遂底六師之績敦信明義共圖萬世之安仍瞻雲  
中外虞昏主併沐親仁之好獲從恢復之心遠稔忱恂倍增  
感擇用傳于後永寘于懷兩朝著誓之後所務通懽繼好以  
保永世末節細故各不須較邀功生事構造之人彼此所宜



深察所云糧食燕雲兩處無可計辦今特於內地撥那米五萬石二萬石令河北路宣撫司於古北口外交割三萬石令河東路宣撫司於歸化州或應州以北道路通快處交割並於七月一日以前節次輦致前去計會貴國軍下官員般取餘事悉如來諭順綏炎律茂履純休今具勒楊璞等回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與南宋書草

係天會二年正月二十七日西南西北兩路都統所草定申乞具此理索

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并奚王府路都統達賚南路都統多昂摩節次由前後各管處所亡去張覺李石納蘇并招過及自南京回去。自字原在南又張覺等邀截下郎君錫庫及撥送燕京遣發統軍司所管以上逐起職官百姓工匠及諸軍

下亡去驅使人口軍人妻室并劫掠偷遞過孳畜財物自來累具文字移牒大宋河北河東路宣撫司河東雲中府經略安撫使等司燕山府代應朔武等州取索皆推註不為分白憑驗伏乞朝廷詳酌勘會兩朝誓書盜賊逃亡無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間謀誘擾邊人及約定所許州縣所管民戶其餘包人戶並不在許與之限今據逐處奏前件因依緣由稱見獲憑驗由自推註不為分付係違負自彼顯然若只以違約推延便望休止。原本違作為止作正並依吳本改亦不誤矣所據隨處州縣因官寄客居契丹人戶并逃亡招過及上件邀回劫掠偷遞職官百姓工匠驅使婦女孳畜財物等如敦守誓約請依在邊帥臣所謀數自交付仍指揮逐處禁止乞回示



報南宋獲契丹昏主書係裏面抄白降到

六月日大金皇帝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大寶之尊允歸公授守不以道怒集人神故先皇帝舉問罪之師迨眇躬盡繼述之略尤賴仁鄰之睦生獲昏王之身人心既以懽和天下得以治定爰馳使介庸示披陳述惟聞知諒同慶慰今差復州管內達貝勒李用和朝散大夫守鴻臚寺卿知太常禮院騎都尉太原縣開國伯食邑百戶賜紫金魚袋王永福充告慶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與宋閩人河北河東陝西等處宣撫使廣陽郡王童貫書

天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

帥致書于大宋宣撫郡王閣下既憑來信復沐使音未孚結納之誠難避重煩之議領兵前去之由已載別牒且兩朝之事若不互相容會須至戰爭夫如是則豈惟菑危轉甚更恐生靈枉罹塗炭是用遣人以俟雅報蓋以宣撫郡王所為結約和會契義最舊況承來文若謂更有可議務在通融商量伏念宣撫郡王有輔立之功位望所推吳本必謂議以讓言扶斯將墜與其交鋒爭戰以傷生民寧若酌中兩便為計果能如此其於貴朝非止社稷久享安全更獲兩下益固懽和然後郡王忠孝克保終始長守富貴民賴其善為天下之幸甚豈不美哉昔契丹請和之日朝廷限以遼為界不見聽從乃及今日所望取為前鑒審觀事勢與差去官員評議定



一律正嚴凝佇膺多福今差昭文館直學士王介儒具勒色  
呼美專奉書披述不宣白

牒南宋宣撫司問罪

係元帥府天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前書所謂領兵前去之由已載

牒別

大金元帥府牒大宋宣撫使司近差寧昌軍節度使蕭慶貝  
勒色呼美專往理會所索戶口事所准回牒稱本朝幅員萬  
里人居散漫若再行根究難指有無又據差馬擴辛興宗所  
說與上亦同往者大宋與遼爲鄰也因爭疆場歲輸金帛不  
獲厭足遜辭添納百餘年間勤於朝聘每事姑息不可殫言  
想其屈志實不獲已由此而言其苦於屈辱亦已深矣幸遇  
我先皇帝天縱英謨神資睿略方經營天下之初大宋遣使

請雪前恥由朝廷以恩化爲務親幸幽薊才下全燕卽時割  
賜此朝廷所以大造于大宋使大宋不勞而立其功以伸祖  
宗之屈自此始也大宋皇帝感斯大義遂立嚴誓卜於子孫  
久敦信約何期立渝盟誓手書稱詔搆我邊京使爲叛亂賊  
殺宰輔邀回戶口聖上以含容爲德取索戶口之外一無理  
會尙自不知悔過及於沿邊多方作過暫無自戢爲此依准  
所降宣旨移牒回取確實有無歸還却稱本朝幅員萬里人  
居散漫豈期縱驕誇謾棄德負義如此之甚也酌其所意謂  
我土地之廣但得戶口縱違誓約畢竟何爲有此橫暴顯然  
而覺其姦回容俟至今已爲枉矣若依前索以道理實慮空  
延歲月今聊整問罪之師且報納土之由仍依回誓收復元



賜京鎮州縣今月二十九日起發前進須議公文牒具如前  
今差昭文館直學士王介儒貝勒色呼美等前去事須牒大  
宋河北河東陝西等處宣撫使司到請照驗先行歸還朔武  
等州陳其罪戾其一切聽命無違。原本其作具依吳本改公文回示仍  
請貴司自就相近親見商議容會結約如或難以依應卽請  
剋期甚地以決勝負。原本甚作勘無地字今依吳本幸不疑惑住滯以至  
別議施行謹牒

元帥府左副元帥右監軍右都監下所部事跡檄書

往者遼國運衰是生昏德自爲戎首先啟釁端朝廷爰舉義  
師奉天伐罪繫爾宋人浮海計議候併遼國願割幽燕歲納  
金縑自依舊例先皇帝有容爲德嘉其來意置以不疑卽時

允應爾後全燕旣下割之如約其爲恩信不謂不多於是  
之以天地質之以神明乃立誓文盜賊逃人無令停止亦不  
得間謀誘擾邊民俾傳之子孫守而勿失洎宸輿北返宰輔  
東行不意宋人貪婪無厭稔其姦惡忽忘前施之義潛包幸  
亂之謀遠竄誓約結構罪人使圖不軌據京爲叛賊殺大臣  
邀回戶口啖以官秩反令納土仍示手詔竊行撫諭遂使京  
畿之地鞠爲寇場纔天兵臨境魁首奔亡而又接引輒相保  
蔽更易姓名授之官爵及至追索傳以僞首旣殺無辜又賞  
有罪不仁不恥於此可知朝廷方務含容不彰其惡但誠邊  
臣戶口之外一無理辨此所以必欲久通懼好之故也彼尙  
飾以僞辭終爲隱諱仍招納遁逃擾及居民。原本擾及作反擾今依吳本



更使盜賊出沒為患

原作過所有歲貢又多愆期背恩莫

斯之甚朝廷亦不咎之依前催索猶不聽從牒稱本朝幅員

萬里人居散漫若再行根究難指有無况事皆已往請別計

議據彼迷辭意涉誇謾至於本境行發文字輒敢指斥朝廷

言多侮謗雖累曾移文

原本曾作增依吳本改俟其改過終然不悟罔

有悛心矧又夏臺實惟藩輔忱誠既獻土民是賜而彼宋人

忽起無名之眾輒行侵擾之事因其告援遂降朝旨移牒解

和俾復疆土仍以狂辭不為依應反云夏人納款曲有陳請

大金方務恩撫初附之國且料不無曲意姑行順從既出一

時私恩畫與夏人則大金順從夏人已為周至自今不煩干

預自當以道里所在且朝廷方隆恩造下浹羣邦彼之兩國

各蒙其賜所與之地裁之在我肯致私曲以為周至豈期詭

詐昧於道理不為稟從如是之甚者哉斯則非止侵凌夏國

實關不懼朝廷此朝廷所以罪也蓋聞古所重慎者兵也兵

而無名非三代仁義之謂也其或仗順臨逆以直加曲斯用

兵之王道焉反是則甚無謂也今奉宣命興師問罪東自南

京以來西接夏軍一帶諸路並進固不獲已况趙佶越自藩

邸包藏禍心陰假黃門之力賊其冢嗣盜為元首因而熾其

惡心日甚一日昏迷不恭侮慢自賢謂已有天命謂作虐無

傷當其伐遼之日官軍所至有逆拒者或至傷殘皆非我所

欲為是其自速禍敗也或有舉城舉邑以部以伍效順歸款

者前官如舊厚加恩撫立其勞績不次錄用居民則省徭役



輕刑罰各安其業諒已知悉今亦如前宜相爲鑒昔彼納平山是圖我疆今伐汴宋是圖彼地茲所謂出乎爾反乎爾者也若趙倍深悔前非聽命不違則雖云無外且未深圖止以黃河爲界聊報納叛之由是知自黃河以來皆係我民夫人已有之物安肯自爲殘毀再念其民居無道之國煩徭重役從來久矣況遭闖豎要功喜事近歲而下苦於飛輓流離道路曾不聊生今來若不預先曉告竊慮其間別有牽迷枉陷討伐須議指揮 右下宋國諸路官僚僧道耆老軍人百姓等指揮到日就便遞相曉示善爲去就擇其曲直審其強弱度其逆順各以所部京州縣鎮村野邑社部伍寺觀蘭若場山迎軍納款必加恩賞所有各手下軍人百姓僧尼道士女

冠等類一切如舊更不遷徙仍具頭領見帶名銜狀申以憑依上施行如或權不在手惇獨鯨寡以身歸誠厚爲存恤所據隨處關市之徵山澤之禁前來須爲急務內有於民不便無名之斂仍仰所在官司開立狀申當議從便削去仍委本處就便開具文解申報所在路分軍前照驗據已上處分條件出自至誠必不昧其神理亦仰子細省會兼已指軍南京路都統所依上施行去訖付逐處准此

天會三年十一月日

次事目劄子

係差貝勒吳孝民等持去

肇我大聖皇帝起義兵

吳本無兵字

弔伐亡遼燕薊一方最爲強

大天兵一日忽至城下不血一刀俯首順命爰念有宋航海



遣使起初結好請復幽燕舊地即時割與惟少摘官吏強族  
 工役並不滿萬數徙之東行良不得已乃常勝軍相易之故  
 著定誓書盜賊逃人彼此無令容納苟有違者社稷傾覆子  
 孫不紹曾不踰月。原本無曾字依吳本補棄德背惠手詔逆賊張覺陰  
 相結搆殺我四執政大臣邀迫我官民以歸歲交金幣罔不  
 踰時及正旦使賀允中御前奏達傳語二字深涉輕易其於  
 本國窮奢極侈上下相蒙恣行無道不忍多言殘虐海內人  
 怨神怒此天奪之鑒假手於我大金前月二十九日師次邯  
 鄲才有使人李鄴等將到三省樞密院。原本院作使依吳本改與後文合所  
 奉聖旨文牒歸罪邊臣全非當理洎審求的意方云前主自  
 省愆尤不敢叛負大變前月二十三日當已傳禪兩項歸過

特有不同難為准信又奈使人恟幅辭酸懇言本國君臣深  
 自責恨前日之非但言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兼所  
 奉宣旨如趙主深自悔過再乞懽好仰就便酌中施行宜加  
 恕道用存大義若果能誠心悔罪重乞懽盟可因縛首先謀  
 取平山童貫詹度並逆賊張覺李石衛甫趙仁彥等來詣軍  
 前謝天下罪應自北界亂離南來及南京叛亡諸職官工匠  
 教坊百姓續次發遣前來仍以黃河為界先請皇弟鄆王與  
 太少宰科一員權且為質亦候交割了絕審觀情狀別無猜  
 忌即便遣還外歲輸金幣并賞軍物然後計議施行如或不  
 欲依從可預為備捍指日相見却冀端的回示

宋三省樞密院劄子

天會四年正月七日  
汴京城下受得下項



三省樞密院據探報到大金人馬漸次前來侵近京城欲行  
禦逐緣大金已差人使見到國門講和未委上件人馬前來  
有何因依者右差魏康劉鎬前去直至大金人馬見今盤泊  
去處取回文速申

靖康元年正月七日

回劄子

肇我大聖皇帝爲契丹主容納叛人阿合占大王不行交送  
又多無道應天順人起兵弔伐是後不忍覆滅欲與通好終  
不聽從直至亡國方始投降尙猶釋罪特加王爵又燕京留  
守秦晉國王耶律淳遼陽渤海高永昌奚蕭良等各賜本部  
地界仍以世爵例皆執迷。原本皆作加依吳本改竟取滅亡夏國王李

乾順塔坦默爾赫並助亡遼犯我行陣未鼓而破爲能改過  
各復舊居分裂契丹邊土以濟其地趙宋前者航海遣使請  
復幽燕舊疆當此之時分白約誓同力收取爾來竟無接應  
行跡一旦天兵忽至不血一刀舉土向風蓋自契丹二百餘  
年遠近無敢回顧爰念從初結好姑務權和卽時割與恩義  
非輕著定誓書若納逃人社稷傾危子孫不紹曾未踰月棄  
德背惠手詔逆賊張覺害我四執政大臣邀我百官更易姓  
名公然任使歲交金幣並不如期及正旦使賀允中御前奏  
達傳語二字特越舊例深涉輕易其於本國窮奢極侈上下  
相蒙闖豎擅權作爲奇巧尅取民間財玩至有家室懸罄人  
曷聊生往往弊源萬莫言一我皇帝審是數端亡盟失道上



符天心爰赫斯怒大舉天兵數路並進理當問罪面奉聖旨如趙主能悔已過再乞權盟仰就便酌中施行當司引領大軍取幽燕一路自入貴境必爲遣使來賫御筆改責前非縱橫待命不至深入豈期直至邯鄲才有人使李鄴等却只將到省院所奉聖旨文牒又言歸罪邊臣全非當理洎詰求的意方言前主自省愆尤不敢扳負大變已至傳禪兩項歸責全是不同難爲准信緣差來人使不能騎馬事致淹留兼恐塗次別有錯失乃摘留從軍先令貝勒吳孝民等持白劄子專去奏聞路次及城門首遮堵早不放入今及城下猶未遣還今上年少因亂登基詳度軍國社稷子孫禍福未能裁決新任大臣例不賢明鮮能英斷且前朝作孽旣爲人子未曾

切諫至今據捨崇高逃竄無地爲子之罪莫大於此今可追悔往咎卑辭改責手筆誓書乞申舊好於義爲然今執政臣屬不念前日清平姦賊同惡相濟棄之于市快天下心止以放逐爲大罰又使宸顏憂辱不暇亦宜同力敷奏親詣軍前重求通好爲臣之罪復何可言當計在久遠依應當司所請事目不但拔出生靈塗炭抑宗廟血食園陵安寢豈非幸甚苟或不然反令海內百姓肝胆塗地鬼神之主後嗣零落蓋臣主俱新虛負英氣不盡遠略謀取艱難乃前朝作亂亂之始今日成滅亡之禍其爲大過更踰前日歷觀自古不道君臣於此爲甚兼貴朝兵將與亡遼士馬優劣可見亡遼與本朝士馬勝負明知卽日簽揀到舊遼契丹奚漢渤海軍衆不



少其本國大軍未足稱數且當司一路除所經州郡并餘路軍兵亦約定於汴京會齊安置外見節次前來未斷頭尾雖不欲一一分白貴朝亦必詳悉又自來邊方守備兵衆不能捍禦侵及國門能免其難未曾或有貴國太平積有歲年止以奢華適意人民柔脆不習騎射創初設教以不知兵之衆而拒我熟練征伐強勇之士望求可濟往昔無聞更恐淺近官民間言當司應以堅城不下求請和好勿宜輕信緣是與大聖皇帝結好修盟痛可哀憫宗社傾覆子孫謝絕今皇帝正統天下高視諸邦其惟有宋不可無主然摧滅大權已入握內又爲元奉旨諭叮嚀屢遣人使遂與安和惟求轉禍成福勿有疑惑請准前去文字別遣大臣將呈御筆早圖萬世之利若大禍已成須至自取滅亡今後斷絕往來緣大軍速至難以停滯却請執定疾速見示

宋主書

契勘自太上皇與大聖皇帝浮海結約歲月已深遂割燕雲恩義至厚質諸天地共著誓書使聘交馳權盟無間止緣姦臣誤國容納叛亡歲幣愆期物貨羸惡遂令信誓殆成空文鄰國與師職由于此重念大聖皇帝從初講好欲卜萬年事至於今雖悔何及太上皇深自尅責乃付神器纘服之始不遑康寧夙夜以思宜伸舊好果蒙使价遠達信誠結約之辭悉以面諭自今以始傳之無窮共庇生靈永同金石緬惟英鑒必諒茲懷今差樞密院事李稅尙書工部侍郎鄭望之充



計議使副事目具如別幅想加照察

事目

投拜職官人口盡行發遣大金國人馬抽回議定更不以黃河為界只將地土稅賦所出改添歲幣七百萬貫今來河北河東人馬抽回賞軍銀五百萬兩絹五百萬疋金五十萬兩

按三朝北盟會編多末十字原本脫去今補入

回宋書

天會四年正月九日與前文字一就發先來李鄰回去

承計議使副知樞密院事李稅尚書工部侍郎鄭望之賫到御寶文字深悔前非再求盟好傳之無窮永同金石仰稔至誠實為大利雖有報復之心載惟元從大聖皇帝結好暨我今聖皇帝旨諭叮嚀德義寬大拯救生靈塗炭宜舒舊憤以

示新恩當開誠心與修和睦今差元部族節度使伯哩復州管內觀察使高永義諸軍都部署判官司農少卿張愿恭與前次差來人使同去計議其諸事條具如別幅若可依從請皇弟鄆王并太少宰科一員不踰是日來赴軍前權且為質更或不欲施行無煩理會伏候端的鄆王權質候過黃河便議歸還太少宰科一員祇候交撥定疆界亦便放還

事目

並入御筆誓書

自新結好已後凡圖書往復並依伯姪禮體施行今放黃河更不為界可太原中山河間等府一帶所有地分畫立疆至將來撥屬本朝於內城池別有變亂貴朝應管擒制交送來示改添歲幣七百萬貫今減五百萬貫除自來已合交送銀



絹兩項外擬只歲輸二百萬貫合要賞軍物帛并書籍下項

書五監 金五百萬兩 銀五千萬兩

雜色表段一百萬疋 裏絹一百萬疋

馬牛騾各一萬頭匹 駝一千頭

回書誓文及差康王少宰出質 係正月十二日。康字原脫依吳本補

契勘太上皇帝與大聖皇帝浮海結約欲卜萬年偶因手詔平山張覺招納叛亡至使權盟變為兵革遂至大金數路興師今大聖皇帝次子郎君先及京城事至於今雖悔何及專差知樞密院事李稅尙書工部侍郎鄭望之等趨詣軍前引過乞和正月十日廼承計議使高永義等賫到文字大開容允備諒純誠拯救生靈敦結盟好載惟高誼深感劇悚已戒攸

司悉從定約太上皇帝與大金大聖皇帝今皇帝義同兄弟今來國書當依契丹舊例禮從伯姪施行已許放黃河更不為界可太原中山河間等府一帶所轄縣鎮分畫疆至係自大金後比至立了疆界屯兵已前於內別有變亂處所當朝自當應管擒制交送至於尺土一民不令侵犯招納若是與三府以南州軍犬牙出入不齊去處臨時兩平兌易應自亡遼播越之時北界流離向南并係大金叛亡諸職官工匠教坊百姓除元不會到并已死亡外應見在盡數遣還在京令隨逐前去在外接續逐處發遣一無停置殘害錯失除自來合交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外更歲輸二百萬貫以金銀疋帛并雜物折納決無寬假期斯言之信金石不渝有違



此誓神靈無赦宗社傾覆子孫不享所有其餘該載不盡合約事件並依前立誓書施行遠冀英懷永同重誓今差通直郎試給事中李鄴右武大夫康州防禦使西山閣門事高世則充計議使副伏惟炤察謹白

事目

皇弟康王少宰科一員前去相見以示信好便請遣回賞散河北河東路軍物帛并書籍下項

書五監

金五百萬兩

銀五千萬兩

雜色表段一百萬疋

裏絹一百萬疋

馬牛騾各一萬頭匹

駝一千頭

右即今盡據城中所有內自宮禁係官司與士民宮觀寺院

等處已行根刷慮或不足須至稍寬期限更於河北州縣及外路州軍起發送去

回奏宋主

係正月十四日

大金都經略處置使兩路都統所正月十二日大宋皇帝遣來使副李鄴高世則等降到誓文大開詳審推見聖意勇于改悔求踐舊好敘定兄弟之義卜於萬代更不渝變斯乃社稷生靈之福也當司深為感切遽解重圍收聚兵馬鈐束將校更不令驅虜殺戮所承誓旨具載太上皇手詔平山張覺招納叛亡遂至大金數路與師今大聖皇帝次子郎君先及京畿事至于今雖悔何及太上皇舊與大聖皇帝及今皇帝義同兄弟今來國書當依契丹舊例禮從伯姪施行已許放



黃河更不爲界可太原中山河間等府一帶所轄縣鎮分畫疆至係自大金後比至立了疆界屯兵已前于內別有變亂處所當朝自當應管擒制交送至于尺土一民不令侵犯招納若是與三府以南州軍犬牙出入不齊去處臨時兩平兌易應自亡遼播越之時北界流離南來并係大金叛亡諸職官工匠教坊百姓除元不會到并已死亡外應見在并盡數遣還在京令隨逐前去在外接續逐處發遣一無停匿殘害錯失除自來合交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外更歲輸二百萬貫以金銀匹帛并雜物折納決無龕惡愆期斯言之信金石不渝有違此盟神殛無赦宗社傾覆子孫不享所有其餘該載不盡合約事件并依前立誓書施行既復舊約欲成長久竊慮歲輸物多難以經遠施行兼奉宣命若能悔責委酌中理會今又特減放一百萬貫常年只許納一百萬貫折納并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仍爲今歲分撥疆至事忙直候次年正月依舊例交納所有誓書乞早賜差遣國信使副就赴闕下告回誓書當司亦准備具此申奏次如交割結絕之後苟有違變神明殛之俾墜其師今差都管契丹兵馬輔國上將軍耶律度福州管內觀察使潘勗教坊都提點王內充計議使副伏乞照驗

別上書

正月日大金皇子都經略使置使幹喇布上書于大宋皇帝闕下今月十二日差李鄭等賜到誓文暨皇弟康王并少宰



一員至仰體聖慈深增信喜事苟不然其如社稷生靈何今轉禍爲福重踐舊好惟望貴朝不失農事早令當司兵馬無稽駐泊益彰至德當司已鈐束逐處軍兵不令驅虜殺戮所有國書再立誓約乞賜盡言差遣信使將擎來付當司待憑發遣赴闕卽日一見康王便如兄弟相次事過卽時遣還願勿憂疑更有但係亡遼契丹奚漢渤海雜類人等無令却掠傷殘早爲交割今月十一日夜南方天見赤氣直至天曉詳其分野正臨都邑能盡至誠務敷大信吳本數作敷反身修德必底消禳緣念義同一家別白奏達謹上

報進誓書及乞約束書

靖康元年正月十五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都經略

處置使軍前特承書示備諒勤誠以康王少宰至彼灼知美意深增信喜兼念本朝不失農事早爲罷兵鈐束旣明更不殺戮凡茲來諭益重權盟所言國書再立誓約見今差遣信使賫詣大金皇帝闕下煩爲差人同往歲輸特承放減一百萬貫深荷恩意已於國書具載若非悖示大信欲保萬年何以及此亡遼契丹奚漢渤海雜類等自當發遣豈敢傷殘天象示戒所宜反身修德以銷去之重蒙來示尤誌不忘近聞大兵已到太原攻圍未下和好之後義同一家願速約攔人兵以全一城生靈之命兼恐河西兵馬乘隙深入亦望早與約回諒惟英懷必加深察謹白

宋主致謝書及報因便附問



大宋皇帝致問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軍前自承大軍遠臨獲悖舊契永懷恩義寤寐不忘敘好云初無以將意輒有薄禮具如別幅言念權盟既定盡出周旋此恩何窮眷想深甚自此每遇生辰聖節及正旦遣使專附問信之儀想當照察雪塗寒凜更加珍重白

別幅

珍珠碾鑲金雞竿百戲人物腰帶一條黑漆匣全

珍珠蹙圈夾袋子一副上有北珠二十三顆麻調珠全

珍珠玉夾口筓靶子全

細色并雜物

緊絲五十疋

金錦五十疋

素絲綾五十疋

紅錦五十疋

鹿胎一百疋

興國茶場揀芽小龍團一大角

建州婺源夸茶三十夸共二百角  
每角一夸

龍腦一百兩

薰香二十帖

劄毬二十副每副  
五事

論棒二十條

右請檢留白

回謝宋主書

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幹喇布謹奏謝大宋皇帝今承復降御寶文字為問報每遇生辰聖節及正旦遣使專附問信之儀并賜到珠玉段疋等物稠重恩德何可勝言又言權盟



既定盡出周旋循省以來頗多惶懼此蓋皇帝英明獨斷歡  
好再成社稷永安生靈賴慶幹喇布依本朝皇帝宣命施行  
恩從聖造事靡已為永念于茲難當旨意惟願兩朝久悖信  
義世固和成下順人情上協天意今既事同一家仍慮百姓  
有妨農務所索牛一萬頭乞行罷去伏乞照察向融春律加  
裕宸襟謹謝

宋少主新立誓書

靖康元年正月十五日姪大宋皇帝桓謹致書于伯大金皇  
帝闕下昨自太上皇帝遣使。原本此下衍越使二字今以意刪結約請復幽  
燕舊地交割之後著定誓書不踰月手詔平山張覺招納叛  
亡歲輸之物愆期正旦使賀允中致傳語二字由此伯大金

皇帝遠遣數路重兵入境問罪太上皇帝自省前非傳付神  
器適有大聖皇帝次子郎君一路兵馬先到京城之下遂專  
差知樞密院事李稅尙書工部侍郎鄭望之趨詣軍前代上  
皇引過自悔告和乞盟乃承二郎君遣使賫到文字開諭恩  
旨如到日深悔前非再乞權和即委就便酌中施行今已計  
議定可中山太原河間府南一帶所轄縣鎮以北州軍分畫  
疆至別有地圖仍比至定了疆界屯兵以前于內別有變亂  
處所當朝自當應管擒制交送已後至于尺土一民不令侵  
犯招納若三府已南犬牙出入不齊去處。原本重處字今依吳本刪去與前  
文一臨時兩平兌易外據往復國書伯姪施行并應係亡遼  
官吏僧道教坊工匠百姓等除元不曾到并已死亡外並行



遣還在京令隨逐前去在外接續逐處起發。原本外作內

前文一無停匿為放河北河東土地每歲輸送銀二十萬兩

絹三十萬匹錢一百萬貫以金銀匹帛并雜物折納無依前

寵惡愆期以報重恩再結懼好斯言之信金石不渝有違此

盟天地鑒察神殛無赦宗社傾覆子孫不享所有其餘該載

不盡合約事件并依前立誓書施行伏惟聖明永同重誓倘

蒙允諾佇候回音今差通直郎試給事中文安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沈晦右武大夫康州防禦使武功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仲通充賚誓書國信使副有少禮物

具如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白

宋少主敕太原守臣詔

敕太原府守臣應中山河間大原府并屬縣鎮及以北州軍

已於誓書議定合交割與大金事昨者大金以朝廷招納叛

亡有渝信誓因舉大軍直至京畿重以社稷為念。吳本社

廟二所繫甚大遂割三府以尋懼盟庶銷兵革之憂以固兩

朝之好其犬牙不齊去處并兩平兌易合照誓書施行如有

州軍未便聽從仰將此詔書遍行告諭各務遵稟。原本作稟

毋或拒違自取塗炭兩朝封疆接畛義同一家各寧爾居永

保信睦其中山河間太原府并屬縣鎮及以北州軍見任寄

居職官不係本土及從內地差去者不在交割之例今差朝

奉大夫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充神霄玉清萬壽宮使

副文安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實封一百戶賜紫金魚袋路



允迪賚詔宣諭咨爾守臣體予至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  
暄卿等各比平安遣書指不多及按三朝北盟會編載此詔  
于二月十日而此本列在  
正月十五日著書之後疑係先具稿呈金軍而後降下者故  
彼此紀載不同自應仍舊不必移置。按吳本此篇在後卷  
宋主謝放還康王  
書後與會編正合

### 宋少主與左副元帥府報和書

靖康元年正月十五日大宋皇帝致問大金元帥伊拉齊具  
勒軍前頃者太上皇與大聖皇帝浮海結約情義至重偶緣  
手詔平山張覺招納叛亡遂致權盟變為兵革屬太上皇傳  
位眇躬方閱旬浹皇子郎君大軍已至京畿卽遣知樞密院  
事李稅尙書工部侍郎鄭望之備摠情懇復講權盟皇子郎  
君惇兩朝和好之重特為開允許以退師本朝尋遣宰相親

王詣軍相見土疆歲幣並以議定兩路賞金帛萬數至多尙  
慮元帥在遠未知的實今遣使人同皇子郎君所差親信尋  
詣軍前諮白惟冀早為抽回軍馬免致殘害生靈諒惟英懷  
必能洞照春首尙寒更加保重微物將誠具如別幅今差朝  
奉大夫充右文殿修撰廣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  
魚袋宋彥通武翼大夫成州刺史汝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戶郝抃充河東軍前報和使副白

別幅

細物五百疋

錦一百疋

鹿胎一百疋

金錦一百疋

紫絲一百疋

青絲綾一百疋



茶五十觔

上等揀芽小龍團一十觔

小團一十觔

大團三十觔

龍腦一百兩

椽燭三百條

薰香三百帖

右請檢留白

回謝書

天會四年正月十七日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幹喇布謹  
上書于大宋皇帝闕下伏沐聖慈以御書見賜諭言委曲存  
問稠重揣分尋涯何以勝此云大軍已到太原抑恐河西兵  
馬乘隙深入願速約攔恭奉敕旨非敢怠慢當司已准備發  
遣先來計議王介儒色呼美及在此親信人與御前差到宋

彥通等同去融會河西軍兵請元帥府就使攔約次再立到  
誓約國書言出至誠可傳萬世本朝興復焉敢異斯所保權  
和必深曩昔據安置定圍城兵馬今日日並勾抽還營應在  
城側近者十八日亦令退去于後輜重已差約頓更不許過  
河信德真定等路駐下軍兵嚴行鈐束不得虜掠燕京知院  
侍中。原作知樞密院無侍中二字統押漢軍續次待來近  
已差人止約去訖伏惟聖鑒盟察謹上

宋主回書

正月十九日大宋皇帝致問大金皇子郎君。原本子作君  
示書詞備照情懇春雪寒沍區薄近坳寢興之間諒惟勞止  
所諭已准備發遣王介儒色呼美及親信人與宋彥通等同



去融會太原軍前并請元帥府就便約回河西軍兵勾抽處  
所圍城兵馬還營應在城側近亦已退去于後輜重約回不  
許過河鈴束諸路割下軍兵不得虜掠及約止燕京知院侍  
中所統漢軍載詳恩義備極周旋非誠貫金石義均一家安  
能復通信好軫念生靈委曲如是感悚所集毫楮奚殫誓約  
國書實盡誠意願保權好傳之萬年更荷英仁曲垂惠諭誓  
心修睦永恆至懷白

別幅

信使王汭至承惠及人參一千秤至于多感有少微物回答  
下項

沉香山子五百兩作一匣

花犀酒杯二十隻作一合

玳瑁酒瓶二隻托裏并蓋全作一合

撥花犀注椀一副二件托裏全作一合

右請檢留白

遣計議使副及回謝書

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幹喇布謹上書于大宋皇帝闕下  
差去人使李士遷等回伏承御書特加溫諭尋繹研味言悉  
由衷敦固權盟益光聖德陛下既全終始質諸天神幹喇布  
等永念同盟敢不祇畏近知樞密院事李稅等至懇以金銀  
闕數欲將寶貨折充理當循從奈士卒輩有失元望可否之  
間實難于心復蒙示諭謂髮膚可捐猶且不吝言極意切感



惻倍深靜而思之兢惶交至竊緣大議已定豈可因茲細故不終恩意乃于金內特減一萬錠准五十萬兩兼爲講和已後大軍根取糧草雖經嚴切鈐束不得非分其間不無侵耗亦合約量更減銀一十萬錠准五十萬兩表裏十萬段正上件所減物色并係合節次交送四停之數仍于見交六停金色內更許准一萬錠者外乞依所指五日盡數賫送所索驢馬幸在京取刷肥壯交送如或決難及數當依駝畜例抵折起運前來外中山河間兩府亦望差遣近上親信之臣嚴賜敕旨令從隨少宰專行管勾交撥疆界及就便於河北至真定府原本便作使依吳本改其間州軍應有係官金帛取索充填歇下之數更或難可應送擬准見奉御寶文字續次交送近者猥

被聖恩賜到內樂百餘人不欲使去父母之邦尋用放還辱從所請感戴之至無任下情外據所轄三府見在職官內不係本土之人恐有聖人知識欲要者椿定姓名垂示卽當發遣如不見公據請不收留內太原一路官員乞便於交割宣內分明開指亦憑依應施行令差韶陽軍節度使耶律忠少府監充乾文閣待制太平甫充計議使副奉書奏聞

遣李稅持寶貨物折充金銀書係二十日

大宋皇帝致問大金皇子郎君輒有誠意幸加聰察茲者大軍南來再約盟好恩義之厚筆舌難言賞軍之物又蒙減定深見委曲權和之意敘佩不已累日下令於民間根刷金銀告諭之法不問奴婢親戚隱蔽之罪至於籍沒家貲專命大



臣明諭禍福分遣庶僚廣行斂取再得金二十餘萬兩銀二百餘萬兩通前已報之數金共五十一萬七千餘兩銀共一千四百三十萬二千餘兩雖未足六停之數而實已竭盡公私之藏金銀地寶生發有時鑛淘沙漬計以銖兩自非中都寶貨所聚太平積累之久亦何能有萬數之多也自此朝廷宴設止有丹漆之器而市肆飲酌皆埏埴之資諒惟皇子郎君通明必知此詳盡而不在多辭今者通和大事旣荷講成賞軍物色豈敢較計多寡但以力屈財殫無可求索其肯吝惜以取疑貳若蒙仁哲深照此情伏惟大軍旋旆且無留滯又使本朝誓言永無虧失全此二美不亦善乎竊惟皇子郎君之意必謂旣已施此惠好亦要寬假圓融以盡終始表段

皆新好之物可及四十餘萬馬騾駝數不惟多少類皆病瘦恐或不堪併冀寬明許以續發准折今有府庫累世所藏珠玉犀象寶器等物并金銀絲合等物悉令知樞密院事李稅持去倘蒙容留許以准折尤所願幸一聽裁決也其餘細瑣令李稅等面布并少微意亦令就達左右伏幸照察春律尙寒惟冀加慎吳本白作慎攝

又書

大宋皇帝致問于大金皇子郎君比者盟書旣定和議方深用孚千載之期永保兩朝之好輒因使介以物將誠今有寶物數件元係椿出送皇子郎君軍前今差李稅就便持送左右詳具別紙惟冀檢留白



別幅

珍珠束帶一條上有北珠二十五顆

正透飛鳳犀腰帶一條花藤匣絲盒全

金稜真玉注碗一副彙盞

玉酒杯十隻金托裏式珥盒全

細鞍轡一副烏銀間金鍍作子架坐全

琥珀假竹鞭一條絲稍匣全

宋主爲分畫疆界書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郎君比嘗具書審達清視復承翰墨深佩勤情詞意稠密欽味不已心腹相照了無疑間永同信約懽好益深所示大議已定豈可因茲細故不終恩惠

減定金銀表段數目及許折騾馬之數比擬曲盡周達事理尤見仁哲之用心也金銀再取於民間根刷詳盡委無遺漏所得之數不能敷足遂以歷世寶藏珠玉犀象珍器等悉數持送本朝所貴不敢愛重因物顯意可諒此誠專有一書布敘令李稅等持達更不再述惟幸乎察見諭中山河間府差官分畫疆界今差官兩員付張邦昌下可令分遣勾當三府詔書圖本更不候分畫先持去令張邦昌路允迪一依所議定犬牙不齊處兩平兌易施行其真定府以南至黃河州軍應係官金帛已降劄子付邦昌并逐處照會令盡取送先遣去女樂百餘人本示通和一家之好。誤本今來放還自非皇子郎君明英豪邁其誰能此欽嘆欽嘆李稅回珠玉等物



已承留納聊充贖路之儀豈勝感愧犒賞闕數誠以公私竭  
盡無了取刷候軍回路通四方計置逐旋持送尙冀高明有  
以裁處其詳累具前幅不復多敘春寒氣候未常○吳本惟  
冀加衛養寢白

大金弔伐錄卷一終

大金弔伐錄卷二

上宋主書

爲二月一日  
夜犯軍營事

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兩路都統幹喇布等謹上書于大  
宋皇帝闕下今月一日夜四更時有步騎軍沿孟陽河東南  
二處向北奪橋詰朝又於大軍營西南刦陣前來當司量差  
兵馬隨路禦逐曾未逾時殺傷兵卒洎所獲器甲鞍馬其數  
甚多緣當司不識是甚兵馬及從何來願示其詳李悅王汭  
所計議事亦望端的垂諭日近所送元定賞軍物貨其闕甚  
多幸無依前稽滯今差檀州刺史張恭禮充計議使謹奉書  
奏聞

宋主回書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耶君比者大軍遽至京城方懷  
憂恐乃承寬仁盡洗宿愆許修新好獲安宗社貽慶子孫恩  
義之重實同天地前日觀察王汭來審所持犀玉等盡蒙留  
納并金銀等數亦從寬假尤荷恩意自非惇懽好之重何以  
及此所諭前書所陳未盡明白謹依來旨悉從改易並交割  
三鎮詔書初二日早方欲坐朝遣來使還一并持去忽報初  
一日夜有兵馬在城外作鬧本朝不知來因繼聞輒至大金  
軍前不勝驚駭尋遣人根問止約至暮乃知姚平仲率城外  
諸路軍馬作過尋令勾捉稱本人未回軍寨亦見令人擒捕  
候見卽正典刑以戒貪功誤國之士又執政間有素與姚平  
仲相善者形迹可疑恐相協助已先黜責了當且本朝自度

事理其不敢輕舉妄動者有三論彼此強弱之勢則本朝兵  
力寡薄難以迎敵一也前此敗盟煩大軍遠來逼近京城惴  
恐失措荷恩德再造豈敢復有負約之理二也宰相親王特  
遣詣軍中爲質又遣執政大臣奉使事體至重豈忍置而不  
恤有傷君臣之義骨肉之愛三也皇子耶君仗義而來聰明  
果斷必能察此方城外有亂兵故當日未敢遣使便還深愧  
遲滯尙冀深照其他一如誓書所載天寶臨之永永萬年罔  
復有渝今差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持書布敘并贖所換  
國書及三府詔書地圖等前去諒惟洞照白

又書

係同日至

大宋皇帝致書問大金皇子耶君特承書翰銘感實深所示



初一日四更有軍兵輒犯營寨初聞甚駭寢食俱廢更蒙垂問但切悚惶今已根究蓋是西兵初來貪利要功統制姚平仲妄作生事見收身不到候捉至明正典刑李悅王沔所議事一如來意一一當報候王沔看定文字了當同遣人附達賞軍物亦在書中備細陳聞和好事重既荷周旋切望終始成之白

再上書

別索犯夜者

天會四年二月五日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幹喇布謹上書于大宋皇帝闕下昨以太上皇詔神寶盟奉命致討正月七日大軍直抵都城方謀攻拔特承遣知樞密院事李悅等具言上皇自省前非傳位播越以代上皇引過求誠遂依元

奉宣命酌中計議復尋舊好明著誓書有如皎日始者不忍貴朝宗社顛覆生靈塗炭遂用解圍至於四面園館屋宇都無所毀及放黃河更不爲界元許歲輸七百萬貫仍於見交金帛之數減免頗多本欲貴朝知此大義結以至誠矧誓墨未乾神聽甚邇理當祇畏豈可背違何期修爾發兵竊犯營壘自取速禍前日之事起自上皇今日之爲其咎安在遂使師徒疑撓別欲施行差去人王沔回狀審皇帝召以面諭言輒流涕及承所賜書云初聞甚駭寢食俱廢謂以執政姦臣姚平仲等妄作生事貪功誤國及陳所不敢與舉者三詞意懇切聞之惻然當司詳認實自向誤國者不度強弱之勢禍福之理徒以弄兵殘民欲徼一日之幸重念皇帝卽位日淺



斷不自衷而宗廟社稷幾爲此輩所隕實可傷惜乃令諸軍特罷攻取仍依已立誓書一切爲定其造意執政姦臣及姚平仲等可日下執送軍前以塞衆怨從來雖以康王少宰爲質決是無敢顧惜輒敢有此侵犯更以皇叔越王駙馬曹都尉同質軍前并於太宰李邦彥樞密吳敏二人內科發遣一員交換少宰張邦昌亦候割定疆界同時發遣外據歇下騾馬金帛疾速交送如或有所不從幸賜端的垂示今差復州管內觀察使隨駕教坊都提點王洵安州團練使耶律寧充計議使副謹奉奏聞白

宋主遣報謝使副回書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耶君蒙遣計議使副王洵耶律

寧同宇文虛中至伏承書翰辭情懇曲深佩忱誠茲者大軍南來自抵京邑敦講舊好許約盟書宗社載安生靈寧息是皆不貲之恩懷感何已使節往還旣同絡繹和好之厚誓信彌堅豈意城外軍兵輒敢不遵號令妄舉甲兵夜犯軍寨以卵投石自取敗亡初聞驚駭不知所措惟恐貽怒皇子耶君來責敗盟之咎疑似難明煩辭何益今者乃蒙仁哲深諒此情自非曲示權和之意何以能此愧謝之深言不能究且強弱之形多寡之勢三尺之童可料而知以弱敵強以寡犯衆雖甚愚者皆知不可況講信修睦今將一月彼此相照大事已成豈忍以目前小利失久遠之計而違其初心哉此理灼然不待辨析又且心膂之臣手足之愛爲質軍中寧不愛惜



前書具白已蒙垂照且聞軍兵聚集約日攻城嚴令一宣尋  
卽退散既欽約束之明仍荷恩德之厚所諭皇叔越王駙馬  
曹都尉同質軍中并於太宰李邦彥樞密吳敏二人內科發  
遣一員交換少宰張邦昌亦候定疆界同時發遣曹都尉今  
謹遣行昨者城中軍民數萬赴闕詆罵宰執殺戮宦官數人  
兩日之間輔臣罷免甚衆太宰李邦彥已屢乞致仕門下侍  
郎趙野亦在假不出中書侍郎王孝迪左丞蔡懋皆罷政事  
樞密李綱除知大名王洵見止有樞密吳敏新除左丞耿南  
仲新除樞密宇文虛中及李棬四人在列事至於斯惟有誠  
實若皇子郎君不念孤危之迹不諒哀痛之誠雖罄竭語言  
無復可望倘蒙矜念許存趙氏社稷保全億萬生靈敢祈大

恩存留見在政執官粗立朝廷稍安衆望卽欲除張邦昌大  
宰且令前去交割地界或更遣門下侍郎趙野爲質亦取高  
裁惟越王以叔父之尊平日每所奉侍以姪遣叔情理不違  
已遣弟肅王樞前去幸依元約只至黃河所有康王却望先  
次遣回以副手足念姚平仲逆天誤國誅殛是宜比令之四  
遠根尋已聞隕於鐸鏑凡爲執政事涉可疑雖領行營之權  
實無結構之迹雖自臣下違命要功亦由渺躬有失照察負  
慙飲涕無以自明尙冀廓山藪之容俾獲全君臣之義止從  
貶責庶免嚴誅況邯鄲軍役失守尙蒙放還在於近臣終祈  
矜免所諭騾馬金帛事已納金五十一萬七千三百兩銀一  
千四百三十萬二千六百兩

○原本三十下有一字依吳本  
刪與前卷遣李棬持寶貨書合



絹一十萬疋表四十七萬疋竭盡府庫舊積仍斂民間所藏  
盡數於斯無可再得只候軍回之後道路稍通取之四方旋  
充元數騾已納六百頭馬五百四十七匹之外吳本五作四餘皆  
疋瘁瘦疲素不養在城中縱復有馬千餘亦乞留爲禁衛事  
至今日豈敢不從荷再造則天地同功蒙一譴則社稷立隕  
惟有投誠且實盟言幸今日之矜容觀他時之改悔或有違  
誓約不顧大恩天實臨之禍敗不悔今遣簽書樞密院事字  
文虛中知東上閣門事王球充報謝計議使副緬惟英明必  
加孚照白

上書

兵回差使  
副代辭

天會四年二月八日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兩路都統幹

喇布等謹上書于大宋皇帝闕下昨者受命專征以太上皇  
渝盟是問靈旗南向直抵京城伏承皇帝嗣位再請修好遂  
依元奉詔旨酌中計議著定盟約日復貴朝姦臣誤國妄起  
釁端干是當司實懷疑憤乃蒙宸翰諭以孤危哀痛之誠重  
遣同氣近姻之質深諒大信克保有終前日之盟非此爲比  
且自大軍之來資索頗多上瀆聰明下置民庶事在不已固  
非樂爲竊惟兵火一縱收之實難自非皇帝仁明遠略屈已  
愛民安能使此禍危翻然爲福今茲大計已定而後無以舊  
事爲念惟其永惇誠義共保生靈又承所賜書內謂越王以  
叔父之尊平日奉事姚平仲死于鐔鏑李綱止從貶責其餘  
宰執近間求退罷免者甚衆既聞茲命敢不孚聽及蒙諭城



中軍民不遵號令實恐轉生變亂以貽聖憂當司本圖安定  
貴朝社稷永固和好遂令城下諸軍退保舊寨須是即日班  
師伏念陛下卽位之初必欲推與<sub>而</sub>澤以悅衆志原本悅  
作矜依吳  
<sub>本</sub>特於元定賞軍物內減金一萬錠銀一十萬錠表一十萬  
段以充振乏廣施之用外有歇下金帛頭疋更望止於今歲  
逐月接續交送今方言還非不欲詣闕展辭少敘悃悃以在  
軍中不克如願謹遣左金吾衛大將軍權宣徽北院使韓鼎  
裔信州管內觀察使耶律克恭充代辭使副有少禮物具如  
別幅謹奉書奏辭以聞謹白

別幅

人參二十秤

宋主回謝書

爲放還康王  
及減免金數

大宋皇帝致書於大金皇子耶君使崇義軍節度副使高安  
仁隴州防禦使耶律忠來承惠書翰豈勝愧感之情比者大  
軍南來獲修盟約信義之重情愛爲深嘗遣皇弟康王少宰  
張邦昌詣軍帳前以示誠懇之實萬年之歡永以交孚不期  
姦臣誤國邀功生事輒出土卒夜犯軍營初聞駭愕實恐有  
害盟誓且以短書備敘誠懇伏承皇子耶君契同一家深照  
悃悃具知臣下之姦非出眇躬之意解疑息怒復固權和既  
寬責問三軍之士亦罷攻圍感激之心言何可旣承諭本不  
欲貴朝有蹙迫之危故更不移前約稍有變渝斷以限河爲  
定果能永惇大信將來別有裁酌味讀再三深稔美意康王



留軍前幾月極荷管顧今蒙還歸甚慰願更承減金萬錠  
茲為厚惠益稔眷存姑此敘謝言不究悉

又書

乞寬限送納賞物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郎君茲者危難之邦既蒙恩于  
矜貨纖悉之懇敢避瀆于再三昨者李悅續起金二十萬兩  
其金俱係拘刷到民間糶稻按三朝北盟會編作稜道釵釧器物之類旋  
行折剝鈺銷遂有折耗實起發金一十九萬四千四百兩係  
欠五千六百兩續起銀二百萬兩為金有欠數却起過銀二  
百八十四萬二千六百餘兩係大起過八十四萬餘兩至於  
都數之中更減免外通計所欠之數甚多又有騾馬名件不  
一茲審大軍將還理當送納屬以城中圍閉道路不通至於

掌管之人亦多逃匿若會見備細實數又須數日遲留敢望  
矜憐許令於軍行之後逐旋算計送納三府地圖本合通作  
一本又緣中有真定府路邊疆不齊會令宇文虛中面懇英  
聽令只作三圖繪畫其分畫界至吳本自有里埃分明踏  
行之時一一可見今者城中疑阻不保朝夕尚冀終惠俾早  
安寧至於纖悉曲折有應副未至之事凡百皆望矜貸此後  
比至交割疆封金帛騾馬未了之間應有往復文字當親加  
點閱達于上聞伏祈照察白

謝宋主餞禮書

天會四年二月十日大金皇子都統略虎獲使兩路都統幹  
喇布等謹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比者已復舊好即議還師



伏望聖慈特差開封府少尹就軍中賜幹喇布等茶果龍腦酒藥并差去使人韓鼎裔等回復承賜通犀御帶一條以隆餞別之禮仍被旨稠重昭宣大信仰稔聖意曲周用殫底裏按三朝北盟會編作砥礪欽頌之餘尤增感劇當司遂促歸期今日十日已令大軍旋旆所祈陛下社稷載寧生靈休息今差靜江軍節度使高僧奴隴州防禦使大迎充賀有少禮物具如別副謹奉書奏謝以聞

別幅

人參一十秤吳本作二十秤

宋主遣計議使副書乞免割三鎮更增歲幣等事

夫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耶君比者駐軍近境屢致尺書

旋旆踰河嘗馳信使春和屈序福履增隆既舊好之復修宜誠言之盡布太原中山高陽三鎮雖限大河不遠京邑其間有遠祖陵域太宗祠宮在於子孫忍不保守高陽一帶稅賦舊已收在納銀絹數中今復重割疆封非敢有愛惟河外人民不安生業其間親戚原本間作問以意改境土相鄰一有往還動干盟誓所憂小事馴致大愆今欲更增歲輸銀絹以代三鎮租賦兼前來犒軍金銀表段驟馬等除已交過及將府庫珠玉等並已送納向來使人回許盡充折雖行減損餘數尚多候事平取之外郡而累年以來用度窘乏兵革之後又益空虛若取於民必生變亂前日汴城之事憂悸至今況自頃時歲幣匱惡皆因燕山之後民力凋殘盜賊縱橫公私勞費今



若歲輸金帛雜物又復補發犒軍餘數物力不逮恐失前言  
所有歲輸百萬折爲雜物名件瑣細道里阻修原本里作  
理以意改每歲困竭民力終不能足已令使人一一回達若許折爲綿  
帛却令沿邊依舊設置權場許通商買賣庶得兩便其利  
久長若必欲補此難足之數則力所不能費隙常在恐非和  
好之意望加照察兼昨蒙貽書許以果能永惇大信將來別  
有裁酌使人傳言亦論此意今若覆露情實隱忍不言雖從  
一時之宜恐有後來之悔況高明英偉惟義是從想遂慨然  
寬其迫遽今差中大夫試工部尙書王雲定國軍承宣使曹  
曠充軍前計議使副專書爲懇尙勤保毓益介壽祺白  
又乞放肅王書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郎君春暄伏候福履具宜比遣  
肅王餞送還師期渡大河卽令先返今聞行李已過邢趙夙  
夜俟望未聞還音又聞肅王踐履跋涉寢食失時宜近藥餌  
手足之愛實切於心今差使人躬詣和門懇尋前約早賜還  
歸諒守盟言必無留滯今遣王雲曹曠充奉迎肅王使副專  
書爲懇尙冀保綏白

宋主與左副元帥書

在高平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元帥伊拉齊貝勒逃聞高誼未覲英  
標茲再講于權盟獲永依于鄰庇興言載戢未易敘陳今因  
分地界官僉書樞密院事路允迪往軍前親解玉帶一條真  
珠雙圈直繫勒帛一副遠將信意并令皇弟康王亦親解玉



大金史卷之二  
帶玉魚一副同致謝緘緬惟字察白

回宋主書

謝宋彥通報  
和同帶一牒

天會四年三月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頃雖結盟卽復尋盟爰遣使以報成遂致書而爲問更多賜遺已劇感藏所有事理別差官賁牒三省樞密院去訖淑律正融佇膺多福今差利州管內觀察使銀靑榮祿大夫檢校工部尙書兼侍御史上騎都尉蘭陵縣開國男食邑七百戶蕭仲恭朝議大夫守太僕少卿驍騎尉天水郡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趙倫充回謝使副謹奉書陳達以聞不宣

元帥府與宋三省樞密院事牒

大金元帥府牒大宋三省樞密院近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右文殿修撰宋彥通等前次賁到大宋皇帝聖書方知河北路軍已至京畿割太原中山河間三府復講歡盟許以退師者會驗其所和會之事卽與當府元奉宣意不協然以河北軍前別有續奉宣命發自太原前來攻掠至隆德府不伏招諭縱兵攻下曉示宣命別差官員撫定了當申奏。原作奉依吳本改朝廷未降指揮難便倒移歸還尋具申奏仍留逐官依舊管勾才候奉到朝命卽當移報次須至公文牒具如前事須牒大宋三省樞密院到請照驗比至當府別有移報以來勿以隆德威勝軍府。吳本勿作忽并屬縣鎮不係割數一似夜犯河北軍營多方謀害前件軍府官員別惹生事。吳本別作引儻有如此



難保忱盟外據路樞密專來交割太原府界至候軍回到彼  
從長商議亦請照驗

天會四年三月日

與南宋書為太原府不伏交割

三月十七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謹致書于  
大宋皇帝闕下近准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賫書前來稱河  
北路軍前講和了當議定割太原中山河間三府允迪奉差  
交割太原府界至今月初四日重兵將回以道路隘窄住滯  
計會允迪宋彥通滕茂實同當府差下官員先赴太原交割  
施行今月十七日師次南關比有路允迪使臣談某何偉來  
到軍前稱太原府今來所降詔書與先奉指揮不同不肯出

迎詔書不伏交割申議合交界至未見了絕難便退師見於  
太原府并左右州縣逐有草料屯駐幸無疑惑律正暄和願  
膺多福今因人使請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元帥府再與宋三省樞密院牒

大金元帥府牒大宋三省樞密院當府會驗自重兵進攻招  
下太原府已南軍府縣鎮差下官員管勾撫定之後准大宋  
皇帝遣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賫書前次報與河北路軍前  
講和議定割太原中山河間三府已載誓書却為前件州軍  
不在來書除申奏外一面回書大宋報逐處差下官員依舊  
管勾其事說諭報和使郝刺史非不委細近日有隆德府路  
戶曹田子正儀工曹何企常等來到告稱大宋人馬入府拏



了知府姚璠通判郝伸子儀等透身前來又據威勝軍司錄  
王孝悌稱探知大宋人馬特來本軍收拏以此走來才待移  
文理會次今年三月二十八日遊騎來報巡到團柏鎮南不  
覺撞出南軍環帶衣甲衝突先放弓箭不免迎戰退敗捉得  
軍人一名問稱隆德府官員已經拏下前來到南關駐劄者  
須至公文牒勘會太原府雖承國書交割其府稱有所奉指  
揮不伏交割兼前件軍府又是官軍所到攻略下處所並係  
申奏該在回書未經了絕今來如何便縱軍兵強拏留下管  
勾官員及前來屯駐似屬變渝誓約况當府重兵本爲分畫  
之事不肯了絕久駐此地所藉草料吳本藉作鋪須因土民洎縱  
人民般取其中多有無知之人抗拒不服以至軍兵忿爭又

知諸處救軍前來不免遣軍體探致有累各路居民相驚作  
過凡此等並關引惹生事及關分畫之事早不了絕致有如  
此若不移文會理實慮不見分白事須牒大宋三省樞密院  
到請照驗並件州軍並係已具申奏書報見今分畫未見如  
何輒縱軍兵收拏留下官員及前來屯駐早具端的公文回  
示故牒

天會四年四月日

宋主回書

係因使副蕭仲恭趙倫四并附黃絹書

大宋皇帝致書于左金吾衛上將軍元帥右都監耶律太師  
昔我烈祖章聖皇帝與大遼結好澶淵敦信修睦百有餘年  
邊境宴然蒼生蒙福義同一家靡有兵革鬪爭之事通和之



久振古所無金人不道稱兵朔方拘縻天祚翦滅其國在於  
中國誓和之舊義當與師以拯顛危而姦臣童貫等違國擅  
命沮遏信使結納仇讎購以金繒分據燕土金匱之約藏在  
廟祧委棄不遵人神恫怨致金人強暴敢肆陸梁俶擾邊境  
達于都畿則惟此之故道君太上皇帝深悼前非因成內禪  
肆朕初卽大位惟懷永圖念烈祖之遺德思大遼之舊好輟  
食興嘆無時暫忘凡前日大臣之誤國構禍者皆已竄誅思  
欲興亡繼絕親仁善鄰以爲兩國無窮之福此志旣定未有  
以達而使人蕭仲恭趙倫之來能道遼國與燕雲之遺民不  
忘耶律氏之德冀假中國詔令擁立耆哲衆望所屬宜乎國  
人無如金吾都監太師者適諧至意良用忻懌嘗聞金吾都

監太師前爲遼國將兵數有大功謀立晉王實爲大遼宗社  
之計不幸事不克就避禍去國向使前日之謀行晉王有國  
則天祚安享榮養耶律氏不亡然則於天祚不害其爲忠而  
於耶律氏之計則至忠矣宗室之英天人所相是宜繼有遼  
國克紹前休以慰遺民之思方今總兵於外且有西南招討  
太師同姓之助雲中留守尙書願忠之二字原例依吳本  
轉與上句一例  
佐一德同心足以共成大事以中國之勢竭力擁衛何有不  
成謀事貴斷時不可失惟太師圖之書不盡言已今蕭仲恭  
趙倫面道委曲天時恭海東冀保綏白  
靖康元年四月日

宋主再乞免割三鎮書



靖康元年六月九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本朝  
講鄰國之權累年於茲矣歲時之聘金縢之奉所以結好於  
無窮者禮未嘗有闕而日加於前謂宜共保權盟萬世永賴  
比因邊方邀功生事遂致傳疑連兵構禍架入郊甸深惟厲  
階生自叛將而首開邊釁者乃異時主兵之臣原其誤國之  
罪不可勝誅既正典刑以謝天下矣皇子郎君尋承通好以  
致退師固常遣使申諭三鎮原本固作及戒所過不得邀  
邊回兵而三鎮之民以死固拒且復懷戀堅守不下大朝雖  
欲令之固不能使之必從再念邊釁之啟在於往年之姦臣  
而茲用兵之端不自本朝之今日兩國之人披堅執銳皆以  
忠孝各爲其主乃使暴露原野肝膽塗地恐非上天好生之

德亦非彼此愛民之意是以復遣使介請以三鎮租稅納充  
歲幣其燕雲舊地則不敢有愛用使南北之民各得其宜上  
合天德下當人意永享長久之安利固亦仁明之用心深惟  
忻代之師專從統帥想於議和之事或未詳知重使來師淹  
留吾地茲因聞命原本因作用依吳本改專使詳告本末想惟聰亮亦  
所樂聞有少禮物具如別幅

別幅

真珠蹙結束帶一條

左副元帥回書

七月二十三日大金國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謹致書  
于大宋皇帝闕下適因專介祇受緘封既蒙示其忱悰疊承



遺以聘幣禮宜復辨迺具敝章謹按今年正月十五日誓書分畫太原中山河間一帶比至立了疆界屯兵以來於內別有變亂當朝應管擒制交送者今雖未服向所言出於至誠則縱此不報亦宜自制副於前言以示篤和反云戒所過不得邀遏回兵當府故謂若不蒙戒嚴則想皇姪之師未克易退乎況竊三府以死力抗而云非自本朝之今日失言如此誠意安在燕雲之地係皇姪已言之事何由再舉又來書再念邊費之啟在往年之姦臣今復不守約累遣兵衆寇援太原目下又聞人馬前來徒使愚民遭罹擊戮此實可愍繫自于誰的非仁明之用心也若長懷此志果爲後悔當府已具細申奏取候指揮次伏惟照察律啟微涼佇膺多福今因閤

門宣贊舍人張亢等回謹奉書陳謝以聞謹白

兩路元帥府差官問罪書

先爲遣使人蕭仲恭趙倫報復割三鎮回授黃絹書及三

省印御寶分印結構問謀之事至是告發

天會四年八月十四日大金固尼倫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同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頃因起釁以至連兵曲直所歸彼此自見思得尋盟之計用申割地之言厥後事固稽留約復渝變況上皇之鑒未遠抑亡遼之戒在前誠思再造之恩可稔輕忘之意將久保有成之信盍早畫元議之疆曾自爲辭管行制送今則反假土民之固守更張軍勢以解圍茲事難圖昔言安在迺者差蕭仲恭趙倫等賫書報復回日輒授間謀之語陰傳結構之文敢蹈前非又在今日



爲此申過朝廷奉到宣命據茲豐惡更踰上皇仰就便差官  
問罪從長相度施行今差保靜軍節度使楊天吉昭德軍節  
度使王洎充問罪使副前去若深悔前非請速令皇叔越王  
皇弟鄆王太少宰一員同詣行府賫書陳謝過咎仍據元割  
三府卽行戒諭並令開門以待撫定苟不能此的示所圖白  
書外聞達事件

一昨據當府領兵至高平縣有元差去人使王介儒色呼美  
與差來宋彥通郝抃等同報講和備領旨意續次路允迪  
至旣言交割太原府請先去計會本府官員開門仍遣郝  
抃復報依准施行去時尋差附奏竊以太上皇承先皇帝  
之恩言不盡意後因棄德結絕信使事至于今蓋邊臣與

執政通連邀功所致具此奏聞去來

一據前項報和使副此時備言上皇自省前非傳付今上應  
有誤國姦臣並已貶竄顯是至誠看詳和事未審能保願  
以永敦大信是爲長計亦委具此附奏去來

一遣郝抃回領兵至太原府見依舊堅守尋問路允迪如何  
不行交割却稱回到本府文字言交割朝命在先所奉堅  
守朝命是後致難開門兼姦細人等處獲得真定府劉韜  
蠟書云李綱密奉聖旨委令堅守隨宜措置當府爲數處  
議同及路允迪告乞申覆朝廷諭允迪以上皇自省前非  
已經禪位今次決無再有渝盟定是姦臣依前邀功所致  
若欲申稟請就便施行由此路允迪曾經奏審日後更無



來耗此上量摘軍馬屯駐圍守本軍還赴西京前次太原府都統所申宋兵數路屢來援府足稔先發覺端事不得已遣兵迎敵並皆掃滅又於七月遣到張亢計議三府續發大兵節次前來亦戰殺殆盡看詳來意全是隱誤敵情潛蓄毒惡欲解重圍非是誠實與當府預測詐和先於郝抃處所言並同

一當府切念昨以上皇禪位蓋撫邊帥臣誤國今卽屢發大兵來援太原府亦是姦臣所造深慮蔽蒙前後敗亡諸路軍兵巧誕奏聞不使上知

一貴朝若欲復尋舊好慮以止圖益已或不從本朝所欲決難休和因何舉此若許貴朝謀便終歲連兵又似今日願不聽納姦臣乞以至誠修睦勿虛示甘言包藏異心非惟貴朝利便兩朝各有益國計決千萬年

一若欲准前休和乞依差去使副所賫書內事意施行除書事目外攻下太原續有聞達事理

一當府依准所奉聖旨委差楊天吉王炳等充問罪使副元限行府比到太原府却管回來泊到太原其人等猶未過界稱早已牒取接伴去訖當府看詳應是爲已密令堅守猶有謀圖復故止人使不早過界緣太原已是割屬本朝理當存惜却爲終不從順於九月三日因怒縱軍攻取書時便下闔城大小職官軍民並依軍法施行訖外張孝純并男浹二人爲是故違再結權好爲首柄定府人不令依



往交割殘損了太原府路生靈無數其罪並在前人父子合要張孝純在南骨肉以此留在軍前唯守候家屬乞賜發遣更慮姦臣奏言張孝純是爲國盡節忠臣不可分付儻或聽納終難杜絕渝盟必難休和若是依准發遣今後奸臣無敢再犯須是事出至誠使鄰國可以信重

宋遣和議國信使副書

九月日姪大宋皇帝桓謹致書于伯大金皇帝闕下昨因告發知有絹書姦人作偽何所不至若兩國通和貼然無事則無隙可乘姦臣不利緣此構造意在離間頃者按治已正典刑諒惟聖朝特加洞照遣王雲去面道其詳

王雲呈覆

雲等奉本朝皇帝口宣自今春大兵至城下荷大金皇帝許再結權盟皇子郎君成此恩惠社稷再安生民休息但本朝大臣有懷姦之人致信義有虧今盡行竄逐專遣使三番陳謝有下項事令雲等告求皇子郎君三鎮有本朝太宗皇帝行宮祖先陵寢在內及諸州民情愚迷顧戀若行討伐百萬生靈性命可憫欲以稅租折爲銀絹三十萬代割三鎮通舊來歲幣銀絹五十萬每年共計八十萬又犒賞金銀初承示及大數當時大臣不契勘的實回報尋以庫藏所有及宗廟器物又搜索民間只得已納之數已荷皇子郎君矜察量減金銀表段及許以珠玉寶器等充折大臣又不曾開具所折之數後來取於外郡亦以自前姦臣用事費耗略盡今罄竭



府庫應副犒軍之用恐必不能如數實出窘匱若不披露又恐食言曉夕念慮惟皇子郎君仁明裁恕減免其歸朝官昨已指揮發遣亦緣姦臣奉行稽滯今令所在隨遠近津遣前去自大聖皇帝通好結盟中間本朝姦臣誤國致煩用兵來城下荷皇子郎君傳大金皇帝宣命許酌中講和今增歲幣銀絹代割三鎮減免犒軍物數則恩惠深厚珠玉幣帛不足以昭致謝之意兼此日皇子郎君曾舉言下項禮數今惟大金皇帝開境數萬里撫有諸國欲以皇帝車輅衮冕等物爲謝及令人附宰臣等表奉冊寶增上尊號仍令三鎮之人遇大金皇帝生辰齋僧十萬人祝延聖壽已上物儀候得皇子郎君允許增歲幣代割三鎮及減免犒軍物數書卽專遣使賫詣大金皇帝闕下右謹具呈伏望皇子郎君體諒本朝皇帝遣使三番告求和議免割三鎮等事特賜垂允大軍早回恕貸真定等處生靈之命乞令雲等先回奏伏候令旨

靖康元年九月日呈覆和議國信副使武翼大夫馬識遠和議國信使大中大夫試禮部尙書王雲

宋再遣使乞免割三鎮增歲幣書

靖康元年七月日大金皇帝致書大國相元帥比因專使嘗已布書具載惻誠想加通亮但以三鎮之民懷土顧戀以死堅守雖令不從遂致宿師引日已久重惟兵馬各爲其主困於暴露深可憫傷是用欲以三鎮稅租納充歲幣旣不失通和之議抑亦爲長久之圖諒惟仁明必能矜察已遣使大



金皇帝及皇子郎君今再命單車復陳本末願加聰亮有少  
禮物具諸別幅秋暑尚煩更希保護白

按全書俱以年月排次獨此以下往來四書稍變其例疑因前呈覆內有三番遣使之辭故別為紀載以便觀覽自應仍舊不必更為移置

### 左副元帥回書

天會四年九月十六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  
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謹按來書已別遣使大金皇帝者竊  
見大朝凡有事繫于聞上者臣子之分不得輒自施行但不  
知貴朝體例如何然其赴闕人使具申奏取候指揮蓋不敢  
擅為接引外三鎮堅守事粗知仔細今來却稱三鎮之民懷  
土顧戀以死固守雖令不從誠意安在若欲以稅充歲幣肯  
於從初議約交割已立嚴誓嚴誓纔立今又別議想其用意

徒然以偽計苟望歸復終不克遂傾斃土民觀其太原誤于  
前謀堅壁不降盡遭屠戮此之事節猶未理辨況先准已降  
聖旨遣使問罪去訖所望諸事並依去書意分白垂報仍自  
今後似此無信事理幸無遣使虛勞往復律正極涼佇膺多  
福今因太原少卿陳之詳等回專奉書陳謝以聞

### 宋復遣使告免割三鎮書

靖康元年七月日吳木七作八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間  
常遣使咸得及疆往布斯誠諒惟深察情義既接和好斯通  
初兩軍元帥許割地而盟聞大金皇帝有酌中之語因知今  
德信是寶鄰既而太原士民嬰城固守雖遣大臣特詔戀土  
終深遂致攻圍之師不免暴露于野守臣求救既以忠孝為



言將士請行欲展急難之義雖非元約乃亦常情事須改圖  
可令永久願以賦租之人增爲歲幣之常還守舊疆別爲信  
誓盡除疑梗幸不置於胸中雖有長短冀亦忘於度外如其  
聞可將見平寧博易交通不乏四方之貨耕耘自若遂安兩  
境之民可保千年定如一日上符天道下順人心竊計高情  
實同至願有少禮物具如別幅今差秘書少監李若水

別幅

金廂正透犀帶一條 玉酒器五件

琉璃器一十五件 瑪瑙器一十五件

玳瑁器一十五件

珊瑚七枝內二枝按此下疑有闕文

沉香五十兩

右謹專獻上 國相元帥請檢留白

回南宋書

天會四年十月二十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  
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會驗今年正月十五日誓書三鎮比  
至立了疆界屯兵已前于內若有變亂處所當朝自當應管  
擒制交送者今承來書守臣求救旣以忠孝爲言將士請行  
欲展急難之義則上所立嚴誓大宋皇帝自爲渝變而王雲  
等至皇子右副元帥軍前所呈事自稱奉本朝皇帝口宣本  
朝大臣有懷姦之人致信義有虧由此而言則罪歸於臣下  
也豈其事中異端若此之多因未知所言孰是可取來書云  
願以稅租之人增爲歲幣之常者且以三鎮之土地人民旣



割爲我有其所出租稅必竟何歸此雖不敏亦望粗曉況聰明者乎又王雲事目今罄竭府庫應副犒軍之用恐不能如數實出窘匱以此詳味特謂敝府惟貪犒軍之用且官兵之所以舉者蓋行弔伐之義也尙所見如彼是知貴朝之不知罪已而惑之甚也此中事理早遣人使人國問罪日月淹久猶不回程幸望高懷從其弊幅微寒屆候善保多福今因秘書少監李若水等回專奉書陳謝

### 宋宣撫判官書

九月十五日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樞密院都承旨河北河東路原脫河北二字依吳本補與後文合宣撫判官折彥質謹遣修武郎吳革修武郎李銳致書于大金元帥國相閣下彥質聞和久

而不能信則必戰戰久而不息則必復和自古簡冊所載多矣不特今也自頃兵連而不解三軍暴骨已歷三時此亦上穹悔禍兩國結好息民之時也恭惟主上皇帝恭儉愛人出於天性視民如傷無此疆彼界之異二邊構兵非其本心凡近日將相大臣弗克欽承與夫謀國不臧爲天下生事者皆已黜之遠方永不復用彥質亦新命來典兵戎之寄陛辭之日仰承聖旨深念生靈蹈茲塗炭至勞寤寐惻怛之訓叮寧切至皇天后土實鑒臨之比遣信使三輩王雲等躬詣大金皇帝闕下遣楊節度使及燕雲中軍前且道永結歡盟之好計其道里當已有達乎國都者又會闕下遣楊節度使至威勝軍前邊吏以聞此固以契主上皇帝聖心之所憫矣已聞



臨遣官僚往迓信使又飭邊吏日俟動息其誠意端慤亦可見矣彥質以不材謬當斯任竊料天地鬼神已有休息生靈之意故兩國皇帝各形至誠惻怛之心棄捐細故永保大和斯民大會可勝言哉彥質與閣下俱在疆場儻各能體國願戒守兵之官按兵不動勿相侵擾以俟盟誓之必成和好之永結則北方軍民又免鐸鏑之禍流離之苦其受閣下陰德大賜豈有窮已伏想仁明必能垂聽洞然而不疑也秋氣已涼伏冀善護寢饋以介福履謹奉狀布執事不宣

宋謝過書

靖康元年九月二十八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近者李若水去相已伏謁麾下奉書以道其略遣使以陳其詳

諒惟英明特加周察昔在潛邸講學惟勤其於政事一不與聞忽蒙內禪驟攬萬機適當多事之搶攘未嘗諳練不免大臣之獻納悉以聽從無何姦邪輒生詿誤逮言章之交擊方悔悟於前非隨加竄流使瀕於死然亦晚矣追之何及唯國相元帥器度宏遠智略沉雄他邦之人莫不欽重回賜薦至情義藹然感撫之私言不能既或聞統聚人至真定嘗遣請和之使往詣闕庭當蒙從欲之仁各安疆場幸收兵而靜謐必俟命於斯須頃被初恩更祈終惠克符願望豈勝感銘

別幅

本朝和議使鄧紹密回日皇子郎君令館伴蕭寶導意欲得白花蛇除已附一合送皇子郎君外恐國相元帥亦欲得之



以一合附送

酒五十瓶

果子四合

茶一合

風藥一合

白花蛇一合

右請檢留白

宋宣撫司牒

大宋宣撫使司牒大金國軍前契勘日近准朝旨已與大金國議和約束諸道不令進兵及於九月中旬大金國所遣和使赴闕去訖今又據河北路開報稱所有大金國人兵昨曾在真定府等處日近並各未聞抽回詳此兩朝信約固以堅明兼不住承准朝旨惟務約束不得生事日近據汾州平陽府等處申報各有大金國人馬抄略致人戶驚擾不安緣此

深恐有害和議須至移牒者右牒專差人賫牒前去請詳此速行約束彼處人馬務在戢斂各守信約無致抄略驚擾致有害兩國講和大議謹牒

靖康元年十月三日牒

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樞密院都承旨河北河東宣撫判官折

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河北河東路安撫副使劉太尉鎮洮軍節度使同知樞密院河北河東路宣撫使種

都部署司回牒

大金山西兵馬都部署司牒宋宣撫司准來文云云須議回



文契勘近奉元帥府露布左副元帥報今月十五日占真定府先鋒軍都統申汾州不伏招誘今月八日攻下當司想其真定必不願歸益以大軍攻下一同汾州況近日元帥府已遣使往貴國問罪雖知前去至今尙未回來是致大軍未聞抽回今承來牒既與議和應是貴國自以渝變前盟爲罪添割土地請和交過本朝遂致開門引納重兵撫馴了當則其餘應合本府占守州軍縣鎮寨關隘亦宜逐旋交割按納王師益協所請議和得息生靈不然則不止有傷朝廷合撫人民亦恐貴國不獲安便自茲愈深事須回牒大宋國宣撫司到請照驗施行

天會四年十月日牒

宋宣撫判官書

此書不答以其僭越無謂不足與論故也

十月十日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樞密院都承旨河北河東路宣撫判官折彥質謹遣修武郎劉寶致書于大金元帥國相閣下彥質聞古者交兵使在其間此言小忿不廢大信也今兩朝構難逾三時矣而信使載馳禮聘交修則知王者舉事信義爲本非若尋常貪土地矜殺伐之流可比方也故日者輒以尺牘具言本朝丁寧懇惻之旨竊意上天悔禍欲令兩朝皇帝捐細故保太和其旨甚明僕仁人也旣乏蘇秦犀首之辨口以更移從約又無燕丹齊慶之誠心以感動物蒙徒以區區之志猥瑣之論側聽逾旬無所發明懷不能已復進狂瞽夫好生者帝王之大德也體國者人臣之至分也



故上有不忍之仁則下行愛民之政上有不貪之惠則下盡無求之節況於居輔相弼諧之任當疆場爪牙之寄不肆欲以窮取惟內恕而及物此固賢達明智挺立古今之表者固閣下胸中素定而兩地之人所望於閣下者也僕于平昔竊欽高義幸得備綏靖之職居顧盼之地望旌旗而係心聞金鼓而增氣今信使入朝話言方洽惟須遠圖以答天意幕府所以日夜警勵切戒吏兵帖焉自戢義不當以又使北向而關弓者也今游騎駸駸時獵於近郊細民無辜或因於刦執徬徨乎雞肋之獲而忽眇乎邱山之重竊仰閣下之謀猷義不出此意者徧裨未達兩朝之大計也伏惟閣下以高世之才居特尊之位舒慘歸其嘖笑安危係於靜作號令所留草

木懔然亦何惜隻使一箭之令使兩地生靈得以泰然歌詠閣下之功德無窮而報施不匱者也僕雖不才願附羊陸之義惟閣下裁之不宜彥質再拜

宋復遣陳謝請和使書

係楊天吉等問罪回書

靖康元年十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皇子耶君累常遣使相繼奉書今已淹時想必聞鑒意雖難盡言亦頗周詳。按周詳二字當衍其一儻為繹思必加乎察大抵人誰無過固貴自知既克改於前非當徐觀其後蹈在昔東宮之日但歷覽於羣書逮登寶位之初乃乍臨於庶政姑聽從於宰輔不億度其姦欺難掩臺評尋加憲責靜言既往雖悔何追今者惠書意皆切理但三府乃祖宗之地況本土有陵廟之存當



務安寧乃經驚擾興言及此為緒無聊雖殫累百之詞更致再三之懇是望高明之德易知愛孝之情當愠而和式見包容之量既取而與尤為特達之恩厚有被蒙終期報稱初冬尚寒更希保護大宋陳謝請和使朝信郎試尚書吏部侍郎武功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王及之等

別幅

青絲綾五十疋

紅錦五十疋

鹿胎五十疋

合錦五十疋

藥一合

龍腦二百兩

荔枝一千顆

生薑五十觔

乳糖獅子一百顆

橙子五十對

汾州蒲桃五十觔

小龍團茶一十觔

大龍團茶一十觔

此句依吳本補

夸子正焙茶一十觔

右謹專獻上國相元帥伏惟令慈俯賜容納謹具狀申聞謹狀

回答書外事件

一論及上皇自省前非傳付今上應有誤國姦臣並令貶竄勘會議和文字別有貶竄此亦誠如來論蓋緣初膺傳國姦邪未見刑誅之事難以遽加然亦不久漸逐不令在內今則或竄或誅既已久矣後以不明繼用吳敏李綱吳敏則為少宰李綱則知樞密皆居要地親執攻柄不知元乃蔡京蔡攸之黨陰相交結欲報蔡氏之恩希冀復用其所



妄作一體蔡氏其所稱密奉聖旨皆其專輒所爲承差信使面出帛書半印見之悚然豈不慚負此吳敏李綱相協爲之初不加察爲所詿誤昨因言章交攻因先遣李綱在外爲宣撫使雖是總兵其實不令在朝然吳敏猶爲少宰中外相應爲姦不已自古將臣總兵不從中制故得自闡以外將軍制之所以李綱在外擅自發兵若論誤國之罪可擢二人之髮今則吳敏李綱皆已竄逐遐裔

一見論願不聽納姦臣至誠修睦此乃善言見誨德意甚美豈勝感服大抵天道昭然咫尺可畏況爲人主臨御萬民一言一語何可不思旣許講和願觀其後

一天下之情遠近皆一睽間則疑生和會則疑釋兩朝構兵初因睽間雖有使人去來書辭往返然言不盡意未免生疑惟在聰明深加孚察

一承差信使人未至本朝間先遣二人持牒威勝軍界威勝軍小處不敢便申朝廷先申宣撫使是時宣撫李綱身在懷州見牒有問罪之名知罪在己畏懼朝廷必治其罪於是巧說遷延不以聞達其後威勝軍奏到即便時發遣接伴在河陽等候多日不聞來耗朝廷再三催促方知軍前信使人界古者交兵使在其間若非李綱挾情豈有稽留之理

一發遣張孝純家屬垂情講好蓋亦憐無罪之民爲首就誅宜可緩也已孤之旅使悲號而載路宜慈惠之動懷彼微



類何足以除況威聲已著于遠聰明幸察旨意無他一亡遼人有未發遣契勘亡遼人在此遠近有之其有官人皆是額外添差並不令管勾職事無補州縣徒費祿廩自欲發遣非所占吝向者發遣正在擾攘之際寇盜縱橫塗路姦澀多遭攘奪以被殘害致老幼失所深可憫憐一等生靈更無彼此只候通和既定兩境帖然即資給逐人安穩發遣

大金弔伐錄卷二終

大金弔伐錄卷三

元帥府書

以黃河爲界

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近日恭依宣旨遣使問罪來意雖以委任不當爲辭然未肯服罪致令重兵河北河東兩路齊進所經州縣軍府服者撫之拒者攻之今月初六日已到澤州界不往前進及所遣先鋒今月十四日過黃河河不施船棧不由渡口直涉洪水諒亦洞悉載惟大宋屢變盟言若不以黃河爲界終不能久故今議定河北河東兩路先行收撫其中或有來自河外者不拘甚處人民並許放回所有見在職官兵卒並合一例存撫然念拋鄉之人亦議定與河外見在兩路未下州府官員兵



人並許放回請差近上官員前來交割引出俾見家小仍服罪訖一面先具凡所聽命不違國書回示如或不見依從稍爲遷延將恐別招悔咎律正疑寒善祈多福今差保靜軍節度使楊天吉昭德軍節度使王炳貝勒色呼美前去奉書陳達不宣

李若水狀

大宋河東大金軍前告和副使徽猷閣學士朝奉郎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若水准敕再差充河東大金軍前告和副使與告和使知樞密院事馮澥同行今月十五日起程實奉本國皇帝交割三鎮國書曉諭三鎮敕榜及詔路允迪張邦昌依元約施行文字竊恐遲滯若水已兼

靖康元年十一月日狀

大宋河東大金軍前告和參議武翼大夫武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履

大宋河東大金軍前告和副使徽猷閣學士朝奉郎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若水

馮澥狀

大宋告和河東大金軍前國信使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安西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賜紫金魚袋馮澥右澥祗承朝命恭造行臺輒犯威顏冀尋信誓赦既往之不咎許惟新之是圖



二境兵戈庶有息肩之漸兩朝懽好寧無握手之期冒昧而  
來匍匐以請解年當衰邁位忝樞機得罪先朝幾死凶邪之  
手受知今聖誤叨將相之權常懷欲報之心遂備告和之役  
趨瞻在邇喜懼交深謹具狀申大金國相元帥伏候令旨

靖康元年十一月日

大宋告和河東大金軍前國信使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安西  
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賜紫金魚袋馮澥狀

宋主書

告和願  
割三鎮

靖康元年十一月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專馳使  
介遠布悃誠今春大軍俯臨郊甸尋以上皇傳位之意引過  
請和承大金皇子元帥奉伯大金皇帝酌中之命特修舊好

尋報知大金國相元帥並令班師信義之重比堅金石於是  
宗廟再安生民賴慶乃割三鎮以謝德惠既而諸州民情愚  
執羣臣議論二三往復告求致淹時月益緣寡昧失不詳思  
誓約之明豈敢輒易果煩大軍來詰茲事中外震動不遑寧  
居禮既有虧追悔何及過而能改請踐斯言其三鎮之地今  
並依正月所立誓書交割施行惟冀兩路大軍早回使趙氏  
二百年社稷永寧億萬生靈全其性命仁恩之大山海難喻  
自此傾誠萬世不易上天實臨百神在列何敢背違自取殃  
禍今遣知樞密院事馮澥猷閣學士李若水充告和副使  
緬惟英哲必爲矜從寒律方嚴倍加珍攝白

事曰



一今來交割三鎮並依今年正月誓書已詔路允迪依應施行其交地官就差滕茂實

一交割三鎮慮人民堅守已出敕榜告諭開門其帥臣守令以下官吏兵民及其家屬財物并客旅道僧隨行物色凡係內地人依今奉貴朝曉諭發回更煩詳諭所委官員如數放行

一交割三鎮諭令開門若甲兵稍近卽人生疑懼莫敢便出須煩令旨移兵近北稍遠止令貴朝官員好語說諭卽一方安心兼若擁併而出顛沛於路無不受弊幸不催促令其收拾和款而歸將來發遣北地官民敢不如是

一北地官民已委隨處提刑責知通令佐隨近次第盡數發遣仍給盤纏差人防護至界交割

一犒設兩軍金銀初大軍到城下庫藏所積旣已罄竭遂取宗廟祭器及宮中所用應干器物又搜索民間雖釵釧之類亦已鈺銷至如宰相及百官所繫金帶並括取不遺然止得昨來已送之數後來取於遠方州軍亦是日前耗費略盡今盡底搜索止有金二萬五千兩銀三十萬兩見續次發遣自知微細不足犒設大軍諒惟特加矜察貸免所欠不勝慙忤

宋主書

按此標目原本脫去今補入

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昨日太上皇航海遣使請求舊地特承大聖皇帝異恩委割



燕雲兩路猶為不足手詔奉山張覺招納叛亡由此遂致興師今春河北路皇子郎君兵馬先至城下太上皇自省前非尋行禪位遣執政以下屢告為有再造之恩割以三鎮酬謝又蒙國相元師雖已撫定威勝隆德汾澤高平等處為念大義已定秋毫不犯亦便班師止以太原為界續承使人蕭仲恭趙倫等至報諭恩義被姦臣邀功復便聽從依前附使間謀大金功臣及舉國動兵以援太原詔所割州府堅守不從及承問罪不勝惶恐今蒙惠書兼來使保靜軍節度使楊天吉昭德軍節度使王炳貝勒色呼美疏問過惡皆有事實每進一語愧仄愈增今日之咎自知甚明今准割黃河為界貴圖兩朝安便所有蔡京身亡王黼童貫已誅馬擴不知所在

吳敏涪州安置李綱夔州安置張孝純先知太平府。按原本作太

原府今依吳本詹度河南安置陳邁見知中山其中有係在遠不知

去處便當根逐一依來命今遣門下侍郎耿南仲同知樞密

院事聶昌賚送詔命令黃河東北兩路州府軍縣人民悉歸

大金仍依來示一一專聽從命不敢依前有違已立信書今

乞早為班師以安社稷至願至懇白

今具下項

蔡京責授節度副使昌化軍安置已死

童貫責授節度副使吉陽軍安置已誅

王黼責授節度副使衛州安置已誅

李綱責授節度副使夔州安置

吳敏責授節度副使涪州安置

馬擴昨任真定州路廉訪使今不知存亡

詹度河南安置

陳邁見在中山



張孝純家屬

開在徐州或南京

河北河東兩路州府軍縣人民河東聶昌前去交割河北  
耿南仲前去交割

聶昌說諭河東士民

昌啟守土之臣自合遵奉朝命令守則守令棄則棄今既有  
敕書令割與大金何必區區堅守即今若堅守則必招大兵  
攻打殘破應河南官員軍人百姓商旅既不得南還而土人  
又不免屠戮之禍何可遂復舊業耶況於京城危迫如此方  
藉交割以退師儻若稽緩豈不誤國大事今交割兩路河北  
則差耿門下河東則親賫詔書朝廷危迫之意可知矣昨者  
備坐聖旨約知通以次出城面議既不略至城外審驗是非

論問端的輒下矢石引兵出戰殆非體認朝廷危迫之意昨  
晚又遣三輩賫敕書往又復無報不知公等意欲何為今交  
割大帥亦不以城中拒守為怪但欲疾速交割以了國家大  
事開門之日秋毫無所犯放官兵商旅南歸皇天后土實  
鑒臨之幸早為之所無復疑慮若稍遲遲大兵一至悔無及  
矣昌舊名山六月間賜今名恐公等未知故以奉聞古者交  
兵使在其間蓋欲通彼此之情也昨晚親詣城下遣使臣賫  
劄子奉聞輒下矢石再遣三介賫敕書去亦未見還豈非為  
所傷乎雖他邦遣人尚不可如此況本朝皇帝遣一樞密親  
行而所差去皆朝廷之人不知輒固拒何也請深思之無貽  
禍



宋主與河北河東敕

敕官吏軍民等頃者有渝盟約致大金興師朕初嗣位許割三鎮以酬前恩偶緣姦臣貽誤三府不割又聞謀大金功臣再致興師使河北河東之民父子兄弟暴骨原野夙夜以思罪在朕躬念欲息生靈鋒鏑之禍使斯民復見太平莫若割地以求和講兩國之好是用黃河見今流行以北河北河東兩路郡邑人民屬之大金朕為民父母豈忍為此蓋不得已民雖居大金苟樂其生猶吾民也其勿懷顧戀之意應黃河見今流行以北州府並仰開門歸於大金其州府官員兵人即依軍前來書許令放回南地速依今敕勿復自疑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冬寒汝等各比好否遺意指不多及敕付諸州

軍下項

一河東路

苛嵐軍

陽州

保德軍

憲州

火山軍

忻州

遼州

太原府

汾州

懷州

寧化軍

平陽府

石州

平定州

絳州

威勝軍

澤州

隆德府

代州

一河北路

濟州

衛州

相州



磁州

洺州

邢州

趙州

真定府

中山府

永寧軍

深州

祁州

北平軍

河間府

莫州

安肅軍

順安軍

廣信軍

雄州

保定軍

保州

信安軍

霸州

樞密院告諭兩路指揮

樞密院勘會昨以大遼失政興師弔伐有大宋遣使航海請割幽燕元係五代陷于契丹朝廷方務善鄰才獲幽燕即割前地歸復界至此乃朝廷有大造于宋也不料大啟貪心潛

謀不軌結搆平山禍及宰輔招納民戶接引叛亡然朝廷尙存大體救戒邊臣惟索人口之外一無理辨亦可謂包容之深也而彼人猶不悔悟飭詞隱蔽譎語百端反云本朝幅員萬里民居散漫無處根尋又於疆場多方作過去冬宣委元帥府與兵討罪兩路並進有皇子右副元帥先到汴城舊主奔逃竊行禪位蓋亦自咎也新主嗣立哀泣告和遂成所請惟割三鎮以贖其罪即時班師何期誓墨未乾盟言已變密敕居民嬰城堅守續遣大軍寇援河東雖每遭覆敗尙不知改過再奉宣旨重行弔伐先以黃河爲界除兩路前次攻絳州府軍縣外先遣先鋒軍今月十四日平涉洪波昔所未聞非夫獲罪自天豈有如此之異蓋亦自作之孽故也仍遣人



使說諭此意及帥府今月二十七日駐泊永安軍宋方致書云深悔前非聽命不違別差門下侍郎耿南仲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前來交割黃河以內州府民人並歸朝廷再念彼民以其易主寧無顧戀之心然久在薄俗早不聊生爾亦共知況今並許各居舊鄉一無遷徙朝廷亦俟元帥府措置了日厚與存卹應自前日煩苛科斂重役諸般巧細糴買折變香礬鹽茶之類凡爾疾苦候隨處所申到於民有害並與蠲除或有饒利亦與興舉亦見太平之日后讎之異當使知之合先告諭須至指揮

河北路

濬州

衛州

相州

磁州

洺州

邢州

趙州

真定府

中山府

永寧軍

深州

祁州

北平軍

河間府

冀州

安肅軍

順安軍

廣信軍

雄州

保定軍

信安軍

保州

霸州

永靜軍

冀州

恩州

青州

河東路

岢嵐軍

陽州

保德軍

憲州

火山軍

忻州



遼州

太原府

汾州

懷州

寧化軍

平陽府

石州

平定州

絳州

威勝軍

澤州

隆德府

代州

嵐州

慈州

河陽府

河中府

石下逐處可照驗就便及指揮所轄去處粉壁曉示管內官僚僧道耆壽軍人百姓比至相次別行措置規畫以來並仰向化爲業勿謂早不歸降別生疑懼仍比至正官到任須得自相告諭各務安堵兼河內州府人民應自來驚移在河南者見於宋國追索遣回復業若隨處有逃散戶口亦仰逐旋

招集著業今隨處既歸本朝宜同風俗亦仰削去頭髮短巾左衽敢有違犯即是猶懷舊國當正典刑不得錯失付逐處准此

天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元帥府與宋書兵近都城

天會四年閏十一月三日大金國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近楊天吉等回特沐華音准割黃河東北路州府軍縣人民悉歸大金仍依來示一一專聽從命者當府照會訖深稔美意見差官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分路交割去訖今勘會有數州在河內而來書不入交割之數所索官員及家屬多有漏落係使人理會不



盡來書亦不見分明又不言後約以故兩路重兵已近都城  
期在定一今差保靜軍節度使蕭慶司農少卿楊貞幹貝勒  
色呼美專往計議所有事宜並已丁寧口諭前去幸望依從  
以副從命之言初陽在律善履多祺專奉書陳達不宣

宋主乞免攻城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比  
者旌旆遠來跋涉勞止嘗通音問未徹聽聞念和議之已成  
且使華之先辱再馳微物用表私衷幸遂免于攻城仍早還  
於歸騎以示兩朝之信克成萬世之歡郊野迥寒倍希保愛  
白

又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比  
者累因專使布問想皆呈徹遠來特承書示備悉勤誠伏自  
今春國相元帥由懷州收兵還北敦結和好出於眷厚極用  
感藏繼因聞於聽任遂生嫌隙雖自咎悔已無所追是以王  
汭方行卽令馮澥李若水等如諭交割三鎮及楊天吉色呼  
美與汭再來承議畫河亦便遣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卽日就  
道依諭前去所以每從來意誠欲休息戰鬪全保生靈不謂  
旌旆當此隆冬遠至城下重勤跋涉深所不遑載念仁人之  
心必能周全少加矜察以終前惠收還兵馬不使攻城宗社  
獲安民庶安堵其爲思念何以比諭感幸之深言不能敘初  
寒在律倍冀保調白



與宋主書

天會四年閏十一月十三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  
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頃者專使仰期  
親會今辱書音雖云備悉而使人却稱大宋皇帝有懷疑惑  
者其所云躬親出城豈有他意但以前後所言一無誠信遂  
有是議以驗稟從今既疑惑肯忍必也果若聽命不違據見  
去人使所諭事宜並望依前更有事宜仍遣親信堪議論官  
同僕射何奩等不過此月十五日出城實憑約諭比至結絕  
以來別遣上皇越王皇子親弟為質今再差保靜軍節度使  
蕭慶司農少卿楊貞幹貝勒色呼美等專去計議式當寒律  
善保多祺白

取于戾人劄子

童貫有子師楊師孔等

蔡京

蔡攸

王黼

李綱

李彌大

劉幹

王安中

馬擴

詹度

陳遘

吳敏

徐處仁

折彥質

折可求

呂仲

張孝純

王稟

已上千戾人數

滕茂實

范直方

李嗣本

蔡靖

高世由

已上本身或有兄弟在本朝取家屬圖聚



趙良嗣

并眾房伯叔兄弟元係北人

折可存

係歸降逃走

又右班殿直張觀東頭供奉官楊忠敏

自身張謙張冀

將領長行軍二十餘人八月內走

係忠順軍

宋主遣仕詭往議事宜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比者再承來使備見勤誠特免會盟尤佩厚意國相元帥遂引重兵方此沍寒衝冒勤勤頓師之久不急攻城出於寬仁良用感戢所諭欲令親信往議事宜今遣皇伯仕詭大臣馮澥前去載念惠好之厚更望曲全終始冬序方深倍准調衛自仕詭等充報謝使書

仕詭等充報謝使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一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近者專使之還已有謝懇遠勤旌旗久駐郊坰方此凝寒匱薄匪易內深慙灼良所不遑至於臨城攻擊頗緩尤稔來意出於寬仁極於懷荷載惟通和之久德惠已深更冀始終便為解圍永固歡好今差皇伯仕詭樞密馮澥充報謝使副邢寒在律倍冀保調白

回宋主書

係差皇叔祖漢東郡王仲溫同知樞密院事曹輔回書

天會四年閏十一月二十二日大金國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介使復來音書薦至詳味再三徒深披閱而來使云一面攻城遣使有懷疑惑又云報謝通和乞早解圍者且今之所舉蓋緣渝約雖



有聽命之言未有聽命之實況以議定畫河特謂誠信頃差  
官同去交割而彼人反謀捉拏此之無信甚於去春遂議出  
質割城發送官員聽命遷都表信方許通和人使既回一無  
依從以故會議進擊然念貴朝宗社不忍立墜且陳器備聊  
示攻城之勢本俟貴朝必圖悛悔而任自遷延其誠安在必  
欲保全宗社永固權和曷若並從前諭表信有實則所謂解  
圍之舉肯延時刻一諾之言爭忍及覆如或執迷決無所聽  
敢謂安危之理灼然驗於臨時隆寒紀律善保多祺白

宋主差李仔充請命使文字

係二十五日城破

差李仔充往大金軍前請命景王杞充使謝克家副使李仔  
副使係改差

與宋主書

要近上官員議事

天會四年閏十一月二十六日大金國倫尼伊拉齊貝勒左  
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累遣使人備  
陳誠懇緣以執迷未畫定一旦朝廷全付燕雲蓋務善隣而  
貴朝不為厭足遂招背德結搆逆賊招納叛亡此豐隙之所  
以生也去春王師到城哀鳴請和願畫三鎮計許和好又圖  
不軌密令堅守遣兵救援此豐隙之所以深也洎再舉問罪  
猶執謀計不肯聽命遂致事勢及此尙慮京人驚駭昨日遣  
李若水使臣入城以示慰諭今承遣到具王一行洞悉悛悟  
然聽命事大專候更遣執政何臬并近上堪與議事者共同  
請命無以猶迷禍及平人專奉書陳達不宣白



宋主求哀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六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久蒙恩惠深用感銘不省過尤尙煩責數比者大兵累至城下危然孤壘攻擊何難及已登臨猶存全愛方圖請命更辱使音特俾安心仍無後慮感極垂涕夫復何言謹遣右僕射何桌濟王栩中書侍郎陳過庭求哀懇告切冀收兵天雪沍寒敢祈保箇不宣白

宋求再造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六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軍前李若水等到特惠書誨及傳面諭意指備悉寬仁感刻難弭已依寵諭遣右僕射何桌濟王栩中書侍郎陳過庭前去請命更望再造保安宗社愛全生靈不勝恐懼哀祝之至雪候沍寒倍祈珍膏不宣白

宋求哀請命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七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皇子元帥比者遣何桌等奉書想已呈徹危迫之懇必蒙矜憫言念和好之重出於大德聽從弗明以致召釁遠煩旌旗深所不遑然念師徒既登城堞何桌濟王栩等又未回歸城內人情惶擾異常撫諭不定深憂自致生事却使不能奉承德意敢望特加存全早賜指揮少駐兵馬以安人心所有欲約事日一一謹卽聽從便當歃血著盟傳之萬世其爲大恩何以方此謹再遣使御史中丞秦檜猷閣學士朝奉



郎李若水武翼大夫王履求哀請命祁寒應候冀倍保調不  
宣白

元帥與宋主書

要上皇  
出質

天會四年閏十一月二十七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  
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幣章既報美  
問復臻雖承懇告之言未副質親之素再敘悃悵更煩聽覽  
且重兵才至屢望會盟因謂疑惑乃從高意惟索上皇已下  
爲質而已亦不依應遂生兵怒以致攻擊而一無他辭但云  
收兵其理安在況事勢及此宜從初議早冀上皇與皇子出  
質別差近上官員交割已畫定州府軍縣及比至開門撫定  
以來更遣逐州府長官血屬執質仍使前項逐官親戚每州

各一名同交割官前去說諭俾知納土又一面速送所索官  
員并家屬緬惟照亮曲認懇誠專奉書陳達不宣白

宋主乞上皇不出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八日趙桓謹致書于大金國相元  
帥皇子元帥適何桌等還伏領書示及已蒙約軍兵未令下  
城再造之恩何以論報且蒙恩許免親詣然欲上皇皇子出  
郊今城已破生死之命屬在貴朝又焉敢拒但父子之間心  
所不忍如何躬詣軍前求哀請命如蒙曲賜矜念更爲望外  
允從豈勝至幸如其不然自惟菲德難勝大寶若蒙更立本  
宗但全性命存留宗廟保護生靈區區一身受賜已厚豈勝  
哀祈急迫懇切之至冬序嚴寒倍加珍膏不宣白



宋主欲親詣軍前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九日趙桓謹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孫傳等歸傳來意旨欲得上皇出郊切以父子之間有難言者今欲親詣軍前祈哀致謝一作請謹先遣秦檜馳報不知當於甚日甚處會見如蒙賜諭卽當依從冬序凝寒倍冀珍賚不宣謹白

送蔡駙馬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三十日趙桓謹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皇子元帥近蒙惠書具見美意不勝感激所需姦臣親屬謹應如命但以前此誤國盡竄嶺外獨有蔡京之子偉見以除名勒停緣係駙馬都尉當時不曾遠竄今令樞密都承旨王健押送軍前餘人以方在圍城中追究未得更俟續次根尋遣發不敢少有失信疑寒在候倍冀珍賚不宣白

宋主降表

臣桓言伏以今月二十五日大兵登城出郊謝罪者長驅萬里遠勤問罪之師全庇一宗仰戴隆寬之德感深念咎俯極危衷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猥以眇躬奉承大統惜不更事濟以學非昧於知人動成過舉重煩元帥來攻陋邦三里之城已失藩維之守九廟之祀當成煨燼之餘不圖深仁曲假殘息茲蓋伏遇伯大金皇帝乾坤之德甚溥日月之照無私不怒之威旣追踪於湯武好生之德且儷美於唐虞弗念一夫之辜特全萬人之命宇宙載肅宗社獲安文軌旣同永託



保存之惠雲天在望徒深嚮往之誠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桓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天會四年十二月日

宋告諭合交割州府官吏軍民指揮

中書侍郎近者大金元帥統軍親臨責以失信京師備禦會不踰月遽爾失守迺蒙元帥仁恩保全更不縱兵下城止欲敦篤舊好復申前言交自河以北地界皇帝車駕出城面會上表稱臣宗社再造惟候逐處州郡撫定了當方欲歛軍仍要逐處官員血屬質于軍前才候交割了當便即放還按原本

作放遠今其不在此間者亦必根刷去訖更要自來用兵及

以意改誤國凡干戾官員或有死亡仍取家屬支散人等今除竄在

遠地差人去取外駙馬都尉蔡條尙不能愛惜已行交割訖今據合割州郡逐一差官各賫詔書委曲告諭惟本處官吏軍民被命之日宜卽開門迎受一一遵稟所有本土人民便得安業獲免兵革之患其河南官員軍民寄居客旅者各許歸還則血屬俱寧公私無害在於今日愛君愛國明見事變速令約束乃爲忠義且前此州郡所以未服蓋欲區區堅守以效臣節今者京城旣破卽與前日事體不同且以京師地大人衆城池固阻穩若金湯尙不能保在爾一郡豈可拒抗儻或不從此言一旦城壁失守則不免盡遭屠戮之禍雖悔何追至如走出定須追索仰認皇帝須是交割必不隱諱復招已往之悔卽與干戾誤國人等無異今謹宣布誠悃之意



再三播告惟本處官吏軍民互相勸諭上以安國家宗社下以保父母妻子無或執迷自取殘戮故茲曉諭各宜體認又准敕若係河外有係別路所管州府軍縣不入今來交割之數者亦仰一就交割本所今往河北交割所有河東路今差參議官徽猷閣待制張宇發遣前去交割亦須照驗遵依施行

### 宋主告收城上軍文字

先蒙恩許如親到軍前卽收還城上軍兵今來旣已出郊更望特賜約束緣見今城內民人驚疑慮出城後或生他變不免再露悃悃切冀矜從以副終始保全之意

### 宋主降表

係令改定

臣桓言背恩致討遠煩汗馬之勞請命求哀敢廢羴羊之禮仰祈蠲貸俯切凌兢臣桓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契丹爲隣爰構百年之好大金闢國更圖萬世之權航使旌絕海嶠之遙求故地割燕雲之境太祖大聖皇帝特垂大造許復舊疆未閱歲時已渝信誓方獲版圖於析木遽連陰賊於平山結構大臣邀回戶口雖違恩義尙貸罪愆但追索其人民猶夸大其土地致煩帥府遠抵都畿上皇引咎以播遷微臣因時而受禪懼孤城之失守割三府以請和屢致哀鳴亟蒙矜許官軍纔退信誓又渝密諭土人堅守不下分遣兵將救援爲名復間謀於使人見包藏之異意遂勞再伐並與問罪之師又議畫河實作疑兵之計果難逃於英察卒自取於交攻



尙復嬰城豈非拒命怒極將士齊登三里之城禍延祖宗將  
隳七廟之祀已蠲銜璧之舉更叨授館之恩自知獲罪之深  
敢有求生之理伏惟皇帝陛下誕膺駿命紹履鴻圖不殺之  
仁○按原本仁作神今依吳本既追蹤於湯武好生之德終儷美於唐虞  
所望惠顧大聖肇造之恩庶以保全弊宋不絕之緒雖死猶  
幸受賜亦多道里阻修莫致顛天之請精誠祈格徒深就日  
之思○按原本思作恩今以意改謹與叔燕王俛越王偲弟鄆王楷景王  
杞祁王模莘王植徐王棣沂王櫟和王栻及宰相百僚舉國  
士民僧道耆壽軍人奉表出郊望闕待罪以聞臣誠惶誠懼  
頓首頓首謹言

天會四年十二月日大宋皇帝臣趙桓上表

行府告諭兩路撫慰指揮

行府勘會朝廷昨以大遼失政害及生民與兵伐罪收兵將  
還大宋遣使航海願復舊來漢地係五代所陷朝廷方務善  
隣才克燕雲卽畫全地此朝廷有大造于宋不料天方肇亂  
一作禍自爲戎首結構逆賊謀害宰臣招納叛亡邀回民戶朝  
廷不以爲咎惟索戶口猶不悛悟乃云本朝幅員萬里居民  
散漫難加根究無計可得輒鳩集兇黨剽劫邊民侵掠畜產  
使不獲安終然不悟朝廷雖欲惻隱莫由獲已乃命行府與  
師問罪去春兵抵汴京上皇方知深悔亟行禪位嗣主求哀  
願畫三鎮復修舊好無何誓墨未乾盟言已變密令堅守遣  
兵救援陰構使人潛圖禍亂遂奉宣言重申弔伐雖許畫河



亦不以實聞十一月初二日大兵會於汴都猶不伏罪准備  
攻具填壘壕道已踰十餘日當月二十四日進擊次日城拔  
三十日國主出降今月初二日降服上表望闕稱臣以奉正  
朔令依元議差官前去說諭交割河北河東州府軍縣尙虛  
所在以早不歸款爲懼或飾僞辭有緩撫定再念自河之內  
天啟洪塹以限疆場昨來大兵所至其有迎軍納土循省撫  
定其拒命者或有按以軍法或有示以寬貸皆臨時從宜措  
置想必共知今河北河東兩路纔候交割官員至彼說諭卽  
仰逐旋燒毀樓櫓具狀納土開門以待行府別差官員就去  
存卹應有前日重難徭役科歛諸般細巧糴買變折香礬茶  
鹽之類凡爾疾苦並爲蠲除或有饒利亦與興舉今除土人

外元係河南容居官員兵人商旅僧道欲願去坐並從自意  
敢有執迷稍勞官軍臨日必無容恕合行告諭須議指揮  
右下逐處可各照驗就便及轉行所轄去處粉壁曉示  
各管土民耆老僧道軍人百姓知悉不得有違付逐處  
准此

天會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宋主謝書

十二月日大宋皇帝桓謹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累日投館  
禮意勤厚亦既觀止問勞稠重再造之恩何以圖報經夕區  
薄之餘台體優裕謹遣使人承問與寢不宣白

宋主賀行府元日書



天會五年正月一日大宋皇帝桓謹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  
一氣週通三陽交泰惟五兵之旣戢與萬物以皆春茂對休  
辰具膺純嘏更蕪保毓藉慰願言不宣謹白

宋主許面議書

天會五年正月日大宋皇帝桓謹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皇  
子元帥專承使旨特示書辭慰懌之情無以爲喻金帛已令  
嚴切根括接續供納所有上徽號禮數冠冕車輅圖籍印板  
之類謹以來日躬往面議先此布敘幸賜照亮不宣謹白

廢國取降詔

敕趙桓省所上降表汝與叔燕王僕越王偲已下宗族及宰  
臣百僚舉國士民僧道耆壽軍人于十二月二日出郊望闕

稱臣待罪事具悉背義則天地不容其孰與助敗盟則人神  
共怒非朕得私肇自先朝開國乃父求好我以誠待彼以詐  
欺浮海之使甚勤請地之辭尤遜析木版圖第求入手平山  
僞詔曾不愧心罔天罰以自干忽載書而固犯肆予纂紹猶  
事涵容迄悛惡以無聞方謀師而致討猶聞汝得承位朕望  
改圖如何復循父佞之覆車靡戒彼遠之禍鑒雖去歲爲盟  
于城下冀今日墮我于畫中賂河外之三城旣而不與搆軍  
前之二使本以間爲惟假臣權不贖父罪自業難追我伐再  
張將臣多激怒之心戰士增敵愾之勇息君犯五不韙之罪  
喪亦宜乎晉師有三無報之名倍猶未也以是濟河航葦降  
汴燎毛人競覆昏天莫悔禍誰肯背城而借一果聞舉族以



大金甲仗錄卷三  
出降既爲待罪之人自有易姓之事所有措置條件並已宣諭元帥府施行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行府下前宋宰執舉一人

元帥府近以宋主降表申奏今回降聖旨劄子先皇帝有大造于宋而宋人悖德故去年有問罪之師乃因嗣子遣使軍前哀鳴祈請遂許自新既而不改前非變渝迷執是致再討猶敢抗師洎官兵力擊京城摧破方申待罪之理況追尋載書有違斯約子孫不紹社稷傾危父子所盟其實如一今既伏罪宜從誓約宋之舊封頰亦廣袤既爲我有理宜混一然念師行止爲弔伐本非貪土宜別擇賢人立爲藩屏以王茲土其汴京人民許隨主遷居者聽

右所降聖旨在前今請到宋宰執文武百官洎京寮一面共請上皇已下后妃兒女及諸親王公主之屬出京仍勾集在京僧道耆壽軍人百姓遵依聖旨共議薦舉堪爲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高卑惟道德隆懋有大勳業素爲衆所推服長於治民者雖乏衆善有一于此亦合舉薦當依聖旨備禮冊命趙氏宗人不預此議一應宋之百司並事新君其國俟得姓氏隨冊建號所都之地臨日共議

天會五年二月六日

孫傳等狀乞復立廢主

第一狀

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今月六日亥時准元帥府公文一道備到大金皇帝聖旨指揮



事傳等聞命震越義當卽死然念世被本朝恩德至深至厚  
嗣君新政纔及朞年恭儉憂勤無所不至若遽蒙廢絕實非  
臣子所敢聞知輒復忍死須臾冒陳悲痛激切之辭仰干台  
聽伏望垂天地再造之恩畢始終保全之賜傳等誓當捐軀  
碎首圖報萬分謹具書一下項

一太上皇以下不敢有違令旨見已起發赴軍前同伸懇告  
之誠乞垂矜憫

一嗣君自卽位以來修德勤政並無虧失惟是失信一事上  
累譴訶蓋緣親政之初偶爲謀臣所誤繼已盡行竄責兼  
檢會上皇昨違大金信誓按原本金作遼依吳本改亦係童貫李良  
嗣王黼等妄起事端並行處斬了當以此顯見嗣君悔悟

前失非有他心伏望台慈特賜矜察

一嗣君自在東宮卽有德譽著聞中外比及卽位臣民歸仰  
今感戴保全恩德至厚若蒙終惠未加廢絕尙可以歲修  
臣事之儀如拋降金銀表段之數雖目下未能敷足將來  
下外路取索分歲貢納實爲大金永遠無窮之利若一旦  
廢棄遂同匹夫縱有報恩之心何緣自效

一伏詳來旨令別選賢人以主茲土許汴都人民隨主遷居  
具見仁慈存恤備至不惟臣民愛戴罔有二心兼據今中  
外異姓實未有堪充選舉者若倉卒冊立四方必不服從  
緣此兵連禍結卒無休息之期非所以上副元帥愛惜生  
靈之本意



一今日之事生之殺之予之奪之全在元帥雖大金皇帝詔書有廢立之意然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則闕外之事元帥固可專行如前項所陳事理明白更望合慈特霽威怒終賜保全

一汴京城內兩經根括取索公私各已罄竭顯見將來難以立國乞候班師之後退守偏方以備屏藩如蒙大恩特許嗣君已廢復立所有稱呼位號一聽指揮

右件如前謹具申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伏望特加矜憫早賜允從伏候台旨

天會五年二月七日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

樞密院事孫傳等狀按孫傳等乞立趙氏前後五狀具載三朝北盟會編原本誤以第一狀第二狀

創置於帥府再下舉人之後今改正

孫傳等狀乞立趙氏第二狀

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右傳等伏覩皇帝詔書宜別擇賢人立為屏藩許令士庶共議以此見皇帝被生靈之意聖德甚厚然傳等竊見國主自在東宮恭儉著聞若欲選擇賢人必無出其右者兼本朝自太祖皇帝以來累世並無失德惟太上皇聽信姦臣及國主年幼新立為大臣所誤以致違盟失信上干國典伏望國相元帥皇子元帥察傳等前狀許其自新號稱屏藩復立社稷容其遷避以責後效再念趙氏祖宗德澤在民未泯或未允從前懇亦望特賜哀憫許於國主子弟中擇一賢者立之或不



欲立上皇諸子則乞於神宗皇帝二子選擇建立使長得北面永為屏藩非惟不滅趙氏之祖亦使一國生靈蒙被恩德永有攸歸傳等不勝激切懇禱之至謹具狀申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伏候台旨

天會五年二月七日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狀

孫傳以下告立趙氏狀第三狀

文武百僚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右傳等准元帥府再遣翰林承旨吳开前來指揮選立賢人傳等竊以本國前日將相多是上皇時用事誤國之人自嗣君即位以來所任宰相亦繼以罪竄將帥率皆叛亡之餘其他

臣寮類皆碌碌無聞此元帥府備知豈敢蔽賢不以上聞若舉於草澤之間亦非聞望素著人心必不歸向孰肯推戴兼趙氏祖宗德澤在人至深至厚若別立他姓城中立生變亂非所以稱皇帝及元帥愛惜生靈之意若自元帥府特賜選立趙氏一人不惟恩德有歸城中以及方外即便安帖或天命改卜歷數有歸即非本國臣民所敢預議乞自元帥府推擇賢人永為屏藩傳等不勝痛切隕越惶懼之至謹具狀申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伏候台旨

天會五年二月八日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狀

孫傳等乞留皇太子監國狀

按此標目原本脫去今補入



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右傳等准元帥府遣翰林承旨吳升來問皇太子起發事緣自本國主在軍前議事止是皇太子監國鎮撫今來若起發出門城中軍民必至變亂兼以具擇立事申稟元帥府候定議指揮到日起發次謹具申元帥府謹狀

天會五年二月八日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狀

帥府再下舉人

據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孫樞密等狀申事已洞悉右元帥府竊稔朝廷所以必廢趙氏者豈徒然哉蓋以不守盟誓不務聽命爲罪之極也非天命改卜豈有陸梁如此之甚者皇上猶以寬度釋其罪負別立賢人而已真所謂伐

罪弔民之大義聖諭丁寧而輒言及趙氏雖不忘舊君其違命之罪亦已深矣以後不宜更復如此又狀申前日將相多是罪廢敗亡之餘其他臣寮類皆碌碌無聞若舉於草澤之中孰肯推戴者天之運數既有其衰亦必有繼興者若言敗亡之世必無可繼則三王之後迄至于今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序何不詳道理之深也再請恭依已降聖旨早舉堪爲人主者一人當依已去劄子施行如或必欲元帥府推擇緣會驗在軍皆依河北漢兒若舉一人卽與混一無異實違已降聖旨欲推擇南人其見在軍南官亦樞密院之所共知也未審果有可舉者否若有所舉請具姓名見示亦與依應惟不許何桌李若水預於此議如或京內及外俱難自舉仍請



諸官各敘名銜速具管依元帥所舉推戴狀申

天會五年二月八日

軍民耆老等狀乞立趙氏

。原本此篇在帥府再下  
劄子後依吳本移置此

汴京軍民僧道耆老郭鐸等右鐸等伏聞二元帥公文備奉大金皇帝聖旨指揮欲令選賢人以主茲土鐸等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惟元帥擁弔民伐罪之師行應天順人之道既破京城歛兵不下全活在城生靈雖湯武仁義之兵未易過此念今上自處東宮至即帝位恭儉修德中外悅懷止緣踐位之初未熟政事輔弼非人有失大信致獲罪于大金皇帝也然今上雖失大信其於天下萬姓略無過失士民歸嚮久矣若遽見廢絕別立異姓不惟異姓中不見有德之人誠恐

庶民皇皇無所統一姦雄僭竊殺戮無辜如此則非所以上副大金皇帝及元帥愛情生靈之意也伏望元帥垂天地再造之恩全始終生成之賜復立今上以主茲土世修享貢以報洪恩今上感戴之誠何時而忘也如元帥府必欲以失信廢之即今太子監國

。原本誤作長  
立依吳本改

自當承嗣如更不欲立

之乞於親王中選擇賢者以承大位庶使太祖太宗二百年基業不絕人心嚮慕實天下蒼生之幸今若別立異姓設或倉卒之間選擇非人蹈前車已覆之轍不免再軫大金皇帝聖慮而民復墜于塗炭也鐸等情動于中義不得辭仰冒威嚴無任叩頭泣血俯伏俟命之至謹賫狀詣善利門投獻伏望元帥府俯垂鑒察謹狀



靖康二年二月八日汴京軍民僧道耆老郭鐸等狀

孫傳等狀乞立趙氏第四狀

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今月初八日原作初九日今依吳本與前文合准元帥府劄子節文再請恭依已降聖旨早舉堪為人主者一人如或京內及外俱難自舉仍請諸官各敘名銜速具管依元帥所舉推戴狀申右傳等竊詳本國趙氏祖宗德澤深厚在人日久累於前狀懇懇哀告今來渝盟失信既止是上皇與前主其子及支屬並不干預尚冀恩造更賜詳擇庶得中外帖服不至生事若不容傳等死請必欲選擇異姓自中及外委無其人兼責難於自舉伏乞元帥府選擇敢不一聽台命傳等無任哀痛惶懼殞越

之至謹具狀申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伏候台旨

天會五年二月九日原本作二月十日依靖康紀聞改文武官寮軍民僧道

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狀

孫傳狀乞立趙氏第五狀。此篇原脫吳本與下篇倒置今依靖康紀聞補正

文武百官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前已累申元帥府乞軫恤趙氏存全社稷許國主歸國降號稱藩永事大國或就立監國嗣子以從人望或選趙氏近屬使本國生靈有主中外帖安以全大國弔伐之義傳等今在南薰門拜泣俟命無任哀痛惶懼殞越之至謹具狀申元帥府伏候台旨吳本脫此七字依靖康紀聞補

天會五年二月十日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狀



又狀○原題孫傳狀乞立趙氏今依吳本

右傳等除已與百官○吳本官作寮靖康紀聞與作同下多父老二字具狀申大金

元帥府外尙有不盡之意不敢自隱今更忍死泣血上干台

聽伏以前主皇帝違犯盟約既已屈服服而舍之存亡繼絕

唯在元帥不然則有監國皇太子自前主恭命出郊以來鎮

撫軍民上下帖然或許就立以從人望若不吝傳等○原脫等字依

靖康紀聞補伸臣子之情則望賜矜憫念趙氏祖宗並無失德內

外親賢皆可擇立若必擇立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從四方

英雄必至雲擾百姓塗炭卒未得安傳自知此言罪在不赦

然念有宋自祖宗以來德澤在人於今九世天下之人雖匹

夫匹婦未忍亡之況傳世食君祿方主辱臣死之時上為宗

社下為生靈苟有可言不敢逃死伏望台慈更賜矜察傳無

任哀懇痛切惶懼隕越之至謹具申元帥府謹狀○吳本作謹具申皇

于元帥國相元帥伏候台旨

天會五年二月十日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狀○十日吳

本作九日下多文武百寮僧道耆者八字

帥府再下劄子○原題元帥府劄子今依吳本

吳承旨回賚到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孫樞密等狀二道

并初七日狀二道備已洞悉右勘會朝廷所以滅宋者蓋趙

氏之罪深也況詔旨叮嚀務在恤民今來堅執迷惑累有所

請復立趙氏甚不應理若謂廢舊立新果難服從緣趙氏太

祖孰與推戴自立尙可何況遵依聖詔擇賢共立孰謂不可



兼早有文字惟貴道德不限名位高卑本欲利民今諸官軍民僧道耆老乞行府選擇行府于在京官寮未諳可否但想在京目下爲首管勾者必是可舉所以行府欲立本官諸在京文武百官軍民僧道耆老照驗此意若所指在京目下爲首管勾官員可以共立早具本官名銜狀申如亦未可卽依已去文字須得共薦一人限不過今月十一日狀申所有取索趙氏枝屬不過今日發遣出城如或此度不見薦舉及不發遣必當別有悔吝無得有違

天會五年二月十一日

○靖康紀聞作初十日此疑誤

復下汴舉人

今月初十日右副元帥親赴左副元帥麾下共議京人告請

復立趙氏事至晚到本營方有善利門下軍員送到汴京軍民僧道耆老郭鐸等告乞復立趙氏事文狀并孫樞密等今月初七日八日十日三次狀五道錄白緣爲此事已經共議差官入京須得別薦外善利門下人員以輒受文狀嚴加懲戒訖竊慮京人猶以投狀爲辭別敢推注住滯今請在京諸官孫樞密等照會速依吳承旨莫學士等賫去文字日限施行不得住滯

天會五年二月十一日

張叔夜狀乞立趙氏

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契勘果具申乞存立趙氏之後今奉令旨見今爲首管事之人緣本官非衆所推兼勘會曾于八



日令旨如無可推令具申管依元帥府推戴狀今來欲乞檢會累申從元帥府於嗣子或軍前支屬內擇立一人所貴恩歸元帥府永爲屏藩而趙氏宗廟尙得血食右謹具申元帥府伏候台旨

天會五年二月十一日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狀

乞命張邦昌治國狀

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准元帥府牒須得共薦一人限今月十一日狀申者契勘自古受命之主必上膺圖錄下有勲德在民或權強近臣或英豪特起有大材略因而霸有天下方爲人所樂推今來本國臣寮如孫傳等召自外方被用日淺率皆驚下迷誤趙氏以至亡國人

皆懷怨方且俯伏謹候誅夷若或付之土地俾爲藩屏必爲百姓忿疾旋致變亂上負選擇之意然今奉元帥之令備到詔旨嚴切舉國惶恐非敢違拒實以在內官寮委無其人伏望元帥台慈體念乞於軍前選命張邦昌以治國事如軍前別有道隆德懋爲天命之所歸者乞賜選擇本國臣民敢不推戴者右謹具申元帥府伏候台旨

天會五年二月十一日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狀

秦檜狀乞立趙氏

按此標目原本脫去今補入

朝散郎試御史中丞致仕秦檜准元帥府指揮如別有異見具狀申者右檜竊以自古建國立王非爲率眾庶以奉一夫



蓋欲代天致理使生靈有所依歸不墜塗炭也契勘張邦昌在上皇時執政日久伐燕敗盟之計皆所預知今若冊立恐元帥大兵解嚴之後姦雄竊發禍及無辜將不稱元帥弔民伐罪之意若蒙元帥推天地之心以生靈為念於趙氏中推擇其不預前日背盟之議者俾為藩臣則姦雄無因而起元帥好生之德通於天地檜雖草芥亦被生成之數無任待罪隕越激切懇求之至謹具狀聞伏候合旨

天會五年二月十四日朝散郎試御史中丞致仕秦檜狀

元帥府要秦檜徵斷

據前宋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狀乞選命張邦昌以治國事行府已申奏朝廷乞立為皇帝仍賜冊文不晚降到冊文

見得事體輕重便索鑄造合先取紅羅一十段紅絹一十疋

玉簡一匣金箔貫索應用事數全并用冊寶匣牀昇應于合

用物件

按合字原脫依吳木補與後篇文正同

並全請在京官寮疾早準備應

副入京月日續有文字次所有迎接儀仗亦請依例準備等接仍比至行禮以來應有所司事務依舊管勾又勘會先去劄子如別有異見別具狀申只不許引惹趙氏今據前中丞秦檜狀尚言乞立趙氏特係違令合要本官徵斷速起發前來

天會五年二月十四日

依准製造迎接等事狀

在京官寮吏部尚書王時雍等今月十四日吳升莫儔贊到



軍前文字據前宋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狀乞命張邦昌以治國事行府已申奏朝廷乞立爲皇帝仍賜冊文不晚降到冊文見得事體輕重便索鑄造合先取紅羅一十段紅絹一十疋玉簡一匣金箔貫索應用事數全并用冊寶匣牀昇應于合用物件並全請在京官寮應副疾早準備外入京月日續有文字所有迎接儀仗亦請依例準備等接仍比至行禮以來應有所司事務依舊管勾又勘會先去劄子如別有異見別具狀申只不許引惹趙氏今據前中丞秦檜狀尚言乞立趙氏特係違令合要本官懲斷速請發遣前來者右除紅絹紅羅合贖至軍前交納外有所玉簡冊寶匣牀昇應于合用物件取責到少府監申狀委得于日下監勒合于人計

料合用物等乞支降製造見責近限令疾速了當次所有迎接儀仗已牒禮部太常寺依例準備等仍比至行禮以來應有所司事務恭依指揮依舊管勾其前中丞秦檜已發遣赴軍前去訖謹具狀申元帥府伏候指揮

天會五年二月十五日在京百寮吏部尚書王時雍狀

### 議遷都狀

在京百寮吏部尚書王時雍等今月二十日吳玠莫儁自軍前傳奉元帥令旨集議遷都可往是何去處伏覩前詔汴京人民許隨主遷都緣此事大未會迎接新主非臣民所敢輕議今舉國生靈已荷大恩自合一聽令旨豈敢自擇今恭承嚴命衆議所遷去處如揚州江寧府乞賜詳酌與新主依前



大金弔伐錄卷三終  
來台旨臨日共議施行謹具狀申元帥府伏候台令  
天會五年二月日在京官寮吏部尙書王時雍等狀

大金弔伐錄卷三終

大金弔伐錄卷四

冊大楚皇帝文

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酉朔二十一日辛巳皇帝若  
曰先皇帝肇造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  
兢思與萬國同格于治粵惟有宋實迺通鄰貢歲幣以交歡  
馳星輶而講好期于萬世永保無窮蓋我有大造于宋也不  
圖變誓渝盟以怨報德稱端構亂反義爲仇譎詐成俗貪婪  
不已加以肆行淫虐不恤黎元號令滋張紀綱弛紊況所退  
者非其罪所進者非其功賄賂公行豺狼塞路天厭其德民  
不聊生尙又姑務責人罔知省己父旣無道于前子復無斷  
于後以故徵師命將伐罪弔民幸賴天高聽卑神幽燭細旌



旄一舉都邑立摧且眷命攸屬謂之大寶苟歷數改卜未獲  
偷安故用黜廢以昭聰鑒今者國旣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  
初本非貪土遂命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疎  
通神姿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  
有歸乃人情之所係擇其賢者非子而誰是用遣使特進尚  
書左僕射同知樞密院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  
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二百戶韓資政副使榮祿大夫行尚書  
禮部侍郎提點大理寺護軍譙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  
封一百戶曹說持節備禮以璽紱冊命爾爲皇帝以理斯民  
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已外除西夏新界疆場仍舊世  
輔王室永作藩臣貢禮時修爾勿疲于述職問音歲致我無  
哉其聽朕命

天會五年三月七日

押冊金紫光祿大夫左散騎常侍知御史中丞上護軍彭城  
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劉恩

讀冊樞密院吏房承旨中散大夫衛尉寺卿上輕車都尉清  
河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日賜紫金魚袋張愿恭

押寶中大夫行中書舍人上輕車都尉太原縣開國伯食邑  
七百日賜紫金魚袋王企中



奉寶樞密院戶房主事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行太常少卿兼侍御史輕車都尉隴西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

李忠翊

貝勒呼喇呼充傳宣

東西上閤門使韓企先充禮直官

又有各人人從並樞密院差

賜物

玉冊

冊匣

冊牀

行馬一對

金印

大楚皇帝之寶

寶匣

寶牀

行馬一對

紅羅窄襖子

平面玉御帶

純金龍口束子錦箱全

銀褐中單

烏紗幘頭

衣匣

衣牀

行馬全

楚主與行府書

欲親謝

天會五年三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

○按大金二字原脫依吳本補後楚主謝遣使書定復致書二篇同

皇子元帥今月七日伏奉

皇帝聖旨特降樞臣俯加封冊退省庸陋之資何以對揚休

命前此固常死避終不獲辭載惟選授之初盡出薦揚之力

尋因還使附致感悰願丞拜於光儀庶少申於謝禮未聞台

令殊震危衷遂遣從官是敷勤懇重蒙諄諭仰識眷存然而

淹日未前撫躬無措恐浸成於稽緩實深積於兢惶伏望聖

慈早容趨赴候承報示徑伏軍門拳拳之誠併留面敘不宣

謹白



賀南楚書

天會五年三月十三日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謹致書于大楚皇帝闕下向承明詔擇立賢人爰及士庶之謀已諒聰英之聽具聞天闕優降冊書禮命恭行羣情胥悅未遑伸於慶祝不圖辱於華緘幸容先導微悰繼陪高論今差榮祿大夫兵部尚書護軍廣陵縣開國公高慶裔彰武軍節度使金紫榮祿大夫檢校太保兼侍御史上騎都尉隴西縣開國侯李士遷充慶賀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謹白

楚主謝遣使書

天會五年三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

皇子元帥邦昌猥以菲才誤膺聖擇但俯臨於禹甸方瞻仰於堯雲對敷璽紱之華激切肺肝之感懋惟選建實自薦論願趨謝以陳誠辱賜書而贊善情文兼厚副以儀物之多恩義並隆煥乎袞冕之貴靜言荷戴詎可名言重念授冊以還甫迨彌旬之久粵從請念尙阻造前祈深察於鞿悰庶早親於名範其如懇切曷究敷陳仰冀英聰俯垂照鑒今因榮祿大夫兵部尚書護軍廣陵縣開國公高慶裔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回南楚書

天會五年三月十四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謹致書于大楚皇帝闕下比遣使人聊申慶



禮辱緘封之繼至亦悃悞之彌深其於感激未易敷述所云之事佇期翌日仰奉光儀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 楚復致書

天會五年三月十五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皇子元帥比緣慶問尋具謝緘載申請命之誠實懼瀆尊之咎重蒙矜容特賜俞允卽祇伏於軍門方佇瞻於台表其如吹澤曷罄欽誠謹奉書復聞不宣謹白

### 行府與楚書

天會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謹致書于大楚皇帝闕下近辱華音備詳雅意以左丞馮澥管軍郭仲荀皆素著於忠儉欲俾還于職

務竊以上件官將要之定議係于北遷旣來命之克勤何弊府之敢吝簽書樞密院事曹輔禮部侍郎譚世勣中書舍人孫覲給事中沈晦閣門宣贊舍人李仔朝散郎汪藻閣門祇候趙瑰給事中黃夏卿宣贊舍人趙誥右文殿修撰宋彥通觀察使邢端彥將作少監蘇餘慶少府少監徐天民少府監丞許汪崔亨復包師道羅公彥宋忠劉思齊郝敏任良臣武恭孝李琦并人從家眷等或從行廢帝或因事軍門今并遣還庶俾分任外自來所取金帛皆係犒賞軍兵之所急用雖不能足數亦且期大半今楚國肇造本固則安慮因徵括之急重困斯民亦議權止又有夏國并別事宜今差保靜軍節度使蕭慶觀察使李原闕口諭所云前去計議仰惟高明幸



察愜悞專奉書陳達不宜白

行府告諭亡宋諸路立楚文字

元帥府勘會往者遼國運衰是生昏德先發釁端自爲戎首  
朝廷爰舉義師奉天伐罪不期宋人浮海計議候并遼國願  
割燕雲歲納金縑自依舊例先皇帝以有容爲德嘉其來意  
置以不疑卽時允許爾後全燕才下割之如約其謂恩德不  
爲不多於是要以天地質諸神明遂立誓文盜賊逃人無令  
停止亦不得密切間謀誘擾邊民傳于子孫守而勿失旣而  
宸輿北返宰執東行不意宋貪婪無厭稔其姦惡忽忘前施  
之義潛包倖亂之謀遽瀆誓約結構凶頑使圖不軌據京爲  
叛賊殺大臣邀回戶口啖以官秩密令納土仍示手書竊行

撫諭遂使京畿之地鞠爲寇場洎天兵臨境魁首奔亡而又  
接引輒相保蔽更易姓名授之官爵及至追索傳以僞首旣  
殺無辜又貨有罪不仁不恥于此可知朝廷方務含容不形  
其惡但誠邊臣戶口之外一無理辨此所以必欲久通和好  
之故也彼尙飾以僞辭終爲隱諱招納叛亡反擾民戶使邊  
賊出沒作過所有歲幣又多愆期背德忘恩莫此之甚朝廷  
亦不咎之依前摧索亦不聽從反云本朝幅員萬里民居散  
漫雖欲根究難指有無況事皆已往請別計議據彼迷辭意  
涉誇謾至于本境行發文字輒敢指斥朝廷言多侮謗雖累  
次移文俟其改過終不悔悟罔有悛心矧又夏臺實我藩輔  
忱誠旣獻土民是賜而宋人忽聚無名之師輒行侵擾之事



因其告援遂降朝旨移文解和俾復疆土仍以狂辭不爲依  
應反云夏人納款曲有陳請大金方務恩撫初附之國且料  
不無曲意姑行順從夏人已爲周至自今不煩干預自當以  
道理所在且朝廷方隆恩造下浹羣邦宋夏兩國各蒙其賜  
所與之地裁之在我肯致曲私以爲周至豈其詭詐侮慢昧  
于道理不爲稟從如此之甚斯則非止侵凌夏國實關不懼  
朝廷加以肆行苛虐不恤黎元號令滋張紀綱弛紊淫詞遍  
野虛器盈庭所退者非其罪所進者非其功賄賂公行豺狼  
塞路多端巧細聚斂無度役使百倍比屋一空天厭其德民  
不聊生尙又姑務責人罔知省己遂奉聖詔伐罪弔民亦許  
夏國相應進討趙主才聞近舉遠奔淮甸嗣子繼立聲言內

禪引以父咎哀泣求和願割三鎮復尋舊好特爲矜愍遂其  
所請再修盟誓一同父約無何誓墨未乾盟言已變官軍才  
退援衆繼集密敕邊臣冀令堅守父雖無道情有可矜悔過  
而去其位子復背盟理無可想覆車而不改轍以故再奉嚴  
命重伸弔伐去冬諸路兵馬才到城下累遣使人尙冀悛改  
皆蔽而不通至閏月二十五日城破二十九日少主出降上  
表待罪尋具申奏奉聖旨先帝有大造于宋而宋人悖德故  
去年有問罪之舉乃因嗣子遣使軍前哀鳴祈請遂許自新  
旣而不改前跡變渝愈速是致再討猶敢抗師洎官兵力擊  
京城摧破方申待罪之禮况追尋載書有違斯約子孫不紹  
社稷傾覆父子所盟其實如一今旣服罪宜從誓約宋之舊



封頗亦廣衰既爲我有理宜混一然念所舉止爲弔伐本非  
貪土宜別擇賢人立爲屏藩以主茲土趙氏宗人不預此議  
應宋之百司並事新君者其宋之道君少主后妃已下並已  
北遷及委前宋文武百官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  
院事孫傳等狀竊以本國前日將相多上皇時用事誤國之  
人自嗣君卽位以來所任宰相亦繼以罪竄將帥率皆敗亡  
之餘其他臣僚類皆碌碌無聞此元帥府之所備知豈敢蔽  
賢若舉于草澤之間亦非聞望素著人心必不歸向孰肯推  
戴兼祖宗德澤在人至深至厚若別立他姓恐生變亂非所  
以稱皇帝愛惜生靈之意若自元帥府特選立趙氏一人不  
惟恩德有歸城中方外卽便安帖或天命改卜歷數有歸卽

非本國臣民所敢預議乞自元帥府推擇賢人永爲藩屏傳  
等不勝痛切隕越之至尋以趙氏父子不守信誓爲罪之深  
將所以必廢趙氏之意往復再三乃云在京必無其人乞於  
軍前選立太宰張相公以治國事者行府會驗本官乃去年  
同康王出質者也旣許尋舊好之後少主竊發精兵夜犯營  
寨官兵接戰卽時破滅以其敗盟遂圍京城將臨進攻本官  
哀泣泥首曰○此字依吳本補某身爲宰執出質軍前不意犯于不  
虞罪當萬死然少主莅事日淺蓋緣姦臣所誤且乞緩其攻  
擊因遣使詰之少主趨迎使人泣而謝罪乃至和成泊從軍  
北行河北州縣或有不降每欲進擊必自哀求往往有可愍  
之意及重兵再舉又乞遣使理會雖威之以鋒刃不之避也



欲引而南進曰豈有大臣躬親出質不能戢兵以致交惡而  
同敵人忍觀其伐主也我頭可斷我身不可去破城之日驛  
召而至語及廢國之際號泣躄踊涕泗交流告乞再造既見  
不容或以腦觸柱或以首投地幾至自絕乃知忠孝剛毅出  
于其倫忽聞共戴果謂此人則得其人也然恐難奪其志洎  
在京百官差到翰林學士承旨吳玠翰林學士莫儔賈狀勸  
請曰○此字依吳本補切聞建邦設都必立君長制國御俗允賴仁  
賢恭以大金皇帝道奉三無化包九有不以混一中外爲己  
私念專用全活生靈爲國大恩明下詔音曲詢衆議矜從諸  
夏俾建列藩共推宗公以治國事契勘雖不許存立趙氏既  
奉詔諭擇立賢人以王茲土則于國于民爲幸亦已深矣○此

下原有不可告立趙氏六字依吳本刪伏惟太宰相公名高今古學通天人位

冠冢司身兼衆美碩德偉望早羽儀於百工嘉謀赤心每勤  
勞於三事敢望以蒼生爲憂而不以細行自飾以機政爲慮  
而不以固避自嫌上體大金擇立存撫之恩下副國人推戴  
爲主之念又別有狀申行府文武百官僧道耆老軍民共請  
太宰張相公以治國事別有勸請文字竊恐猶有辭讓伏望  
元帥府更賜敦諭本官早從輿望尋請知樞密院事漢軍都  
統制劉侍中等同詣具道其由勃然奮怒曰國雖將破在臣  
子之分豈容聞此事由先有防備不獲自絕然而閉目掩耳  
背立偃蹇終不爲聽但罵文武官寮曰以諸公畏於兵威置  
我賊亂之罪寧甘死於此不可活於彼以取後世篡奪之名



也然行府以軍國務重不可久曠尋錄申奏今降到寶冊持  
節備禮以璽綬冊命爲皇帝以撫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  
自黃河以外除西夏新界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作藩臣其  
間志氣屹然不動雖多方勉諭以事在已然雖死無濟何如  
就冊用拯生靈猶不下飲食累日幾至滅性遂擁迫入城乃  
有在京官寮僧道耆老軍民共集勸請直至今月七日方受  
冊命合行曉諭須議指揮

京畿路

京西路

南路

北路

京東路

東路

西路

陝西路

鄜延路

環慶路

秦鳳路

熙河路

京兆路

河北東路

淮南東路

西路

右下逐處各可照驗應宋之舊臣或作藩鎮並事新君軍國  
之務事無大小一切聽其處分敢有違誤或妄稱恩舊輒有  
動衆以擾軍民不獲安業者卽是叛命之人夫趙氏累世之  
君也猶以失道假手于我今大楚皇帝推戴儻有拒命雖有  
愛惜生靈勸懲之義當在必行則玉石俱焚豈能無之宜所  
在曉悉此意一切並聽節制以副聖旨撫綏安寧之意仍仰  
就便指揮曉告所轄合干去處知悉具依准施行狀申

天會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與楚計會陝西地書

天會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  
帥皇子右副元帥謹致書于大楚皇帝闕下勘會准降到大



楚皇帝冊文自黃河以外除西夏新界疆場仍舊并當府所奉宣命楚夏封界就便從長分畫施行者今議定東自麟府

路洛陽溝東底黃河西岸西歷暖泉堡郵延路米脂谷大谷

米谷開光堡臨夏城聖塔谷威戎城萬安川殄羌寨○按吳本此下有

有盧關川三字後篇同杏子堡鶉鴿谷萬全寨木場口累勝寨環慶路

威邊寨麥川堡定邊軍賀家原阿原堡木瓜堡九星原通歸

堡定戎堡臥山臺興平城巢寨谷曙雞嶺寨秦市川委布谷

口涇原路威川寨賀羅川賀羅口板井口通關堡古蕭關秋

山堡綏戎堡鈇鏤川口中路堡○按吳本此下有鈇鏤川堡四字後篇同西安州

山前堡水泉堡定戎寨亂山子北谷川秦鳳路通懷堡打乘

川征原堡古會州自北直抵黃河依見今流行分熙河路盡

西邊以限楚夏之封所有界至如或指定地名城堡處所內

有出入懸邈者相度地勢各容接連兩相從便分畫布此悃

悃冀為孚察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楚回書按此書標目原本脫去今補入

天會五年三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于國相元帥皇子

元帥比遣使指申諭夏疆已附致於悃誠復勤書于誨示恭

聞宣命俾分畫之從長茲奉令慈指地名而開示東自麟府

路洛陽溝東底黃河西岸西歷暖泉堡郵延路米脂谷大谷

米谷開光堡臨夏城聖塔谷威戎城萬安川殄羌寨杏子堡

鶉鴿谷萬全寨木場口累勝寨環慶路威邊寨麥川堡定邊

軍賀家原阿原堡木瓜堡九星原通歸堡定戎堡臥山臺興



平城巢寨谷曙雞嶺寨秦市川委布谷口涇原路威川寨賀  
羅川賀羅口板井口通關堡古蕭關秋山堡綏戎堡欽釁川  
口中路堡西安州山前堡水泉堡定戎寨亂山子北谷川秦  
鳳路通懷堡打乘川征原堡古會州自北直抵黃河依見今  
流行分熙河路盡西邊以限楚夏之封其間懸邈各許相度  
其宜以至接連兩相從便已具遵於定議當卽接於伴圖其  
或未安尙容再稟仰祈英覽洞照微衷謹奉書復不宣謹白

與楚減免銀絹錢書

天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  
子右副元帥謹致書于大楚皇帝闕下會驗宋時除依遼國  
舊例歲輸銀絹五十萬兩正外別納錢一百萬貫初以代燕

地所出今若依例輸納且念地旣分割民有凋弊特免錢一  
百萬貫減放銀絹二十萬兩正每年只議納三十萬兩正銀  
絹各半其數亦依舊例交割布此悃悃冀爲照察專奉陳達  
不宣謹白

楚謝減銀絹錢書

天會五年四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于國相元帥皇子  
元帥重勤書誨○按原本誨作悔今以意改祇荷令慈惟前朝之所輸准  
定數而有例俯念地土割裂之後方當人民凋弊之餘曲賜  
寬矜悉從蠲免特免錢一百萬貫外減放銀絹二十萬兩正  
每年只議納三十萬兩正銀絹各半其數一依舊例交割所  
蒙指諭悉已遵奉其于感戴之心難盡敷陳之素仰惟聰哲



深亮悃誠謹奉書陳復不宜謹白

楚回書

天會五年四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于國相元帥皇子元帥祇領華緘具欽隆指城破不取已歸全度之仁軍賞姑停載荷哀矜之賜以至蠲免歲納之數悉繫始終恩顧之私惟頂踵之所蒙雖膚髮而可割所有三十萬兩正纔候措置就緒請依令旨排辦伏祈英亮垂鑒卑悰謹奉書陳復不宜謹白

元帥右監軍與楚書

天會五年七月日元帥府右監軍謹致書于大楚皇帝闕下昨者宋人不幸趙氏敗盟由此出師至於國都乃廢宋而造

楚本以示懲勸于後來者也班師之日定約具存貴心腹以相知凡事為而必達距今累月曾無一音緬想其間不知何似所約陝西之地以屬夏國之疆頃被彼人請分茲土伏冀早為割畫用副悃誠睽違去此既遙動靜於茲未悉回復之際次第相聞商氣方清願膺繁載今差朝散大夫少府少監飛騎尉原闕二字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牛慶昌六宅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殿中侍御史雲騎尉樂詵專奉書陳達不宜謹白

康王與帥府通問

按此係金守邊人錄白康王書申帥府文字標目似誤

今月十九日准黃河南岸遣過兵士丁俊馬立等二人賁到稱大宋皇帝奉使國相元帥通問所牒封當府照到來牒上



題寫大宋二字尋與都統所同共商量爲國號不同不敢收  
留已回牒却於元差來人取賚回及已具申稟元帥府施行  
候奉到指揮別行牒去訖今錄白通問所元來公文粘連在  
前須至申覆者

右謹如前伏乞元帥府照驗施行

天會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康王書

建炎元年六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帳前蓋  
聞天屬所繫遇患相收鄰國之交行道爲福輒披哀懇用徹  
聰聞顧大義之當然宜高懷之洞照痛念本國遠通貴朝原  
其浮海之初各有誓山之志事有可恨謀因不臧一變歡盟

重罹禍故興言及此雖悔何追昨爲將命之行深冀接辭之  
幸取道偶異有懷弗宣逮提人衛之師承奉再和之詔初謂  
登陣而不下荷德何言終聞舉族以偕行措躬無地便欲自  
投於死所莫能終拂於輿情繼體非心披泪盈握早夜以思  
投告無所乃惟博達必照幾微天有常理不多上人者蓋識  
消息盈虛之數天無私覆非大無道者皆有扶持安全之心  
諒國相元帥特擴大度深矜至衷資二帝之南還擇六宮而  
偕行無留宗族併返官聯上承天地好生之心俯慰黎元願  
息之意倘施恩之出此宜圖報之何如四海流聞必服柔而  
慕德上穹降鑿亦眷佑以垂休茲惟治國之遠圖不特冲人  
之私幸炎蒸在候調護惟宜所有一帝諸后問安表牋併望



指揮卽令通達許人進見以慰實實瞻慕之心有少禮物具如別幅謹白

### 回康王書

天會五年十月四日元帥右監軍右都監同致書于前宋康王閣下且以亡宋累違誓約故前年有城下之盟洎成之後不務遵奉反圖不軌雖使悔之終無悛改故今年有滅國之舉汴人既與執迷理宜夷戮而登城不下擇立賢人蓋以罪有所歸肯多上人而違安全之心乎至於告諭諸路不許復思趙氏亦使後世爲人上者愆於盟信不敢放縱以爲深戒豈是已甚耶今閣下身旣脫網亦合守分輒敢竊入汴邑僭稱王號遣使詣府一無遜辭反求父兄宗親官聯而陰遣軍

兵頻來戰鬪詳味其意全無追悔父兄之誤特有以力抗拒之心況朝廷所立大楚皇帝不言所在之處帥府議定割與夏國陝西諸路之地有無已未依從難議允聽今因人使回專奉書陳達不宣白

### 伐康王曉告諸路文字

元帥府勘會昨爲宋人不守恩義反圖不軌故天會三年初有問罪之辭趙佶以前非罪已棄位奔逃嗣子桓幸豐稱君哀鳴請命割其三府復講舊款旣而誓盡未乾叛音薦至王師才退賊衆仍集故天會四年復興亡宋之師汴城旣克趙氏遂遷原其士民附于昏赫各宜誅戮以徇狂迷然朝廷以爲罪旣有歸愚民何咎乃立大宋張邦昌爲大楚皇帝以主



斯民此亦朝廷有大造於宋也不期蒼穹降禍汴邑更端推戴趙構妄稱興復阻絕津路散肆窮兵遂使武士死於鋒刃填於溝壑居民苦於流離有劫生猶自數犯疆場搔擾邊民且趙構雖係亡宋之餘是亦匹夫非衆人共迷無由自立此無知之構飾巧端肇亂人心亦惑於巧說以致于此是知罪亦係于輿人故復承嚴令重由大伐純領重兵諸路齊進趙佶嘗誇本朝幅員萬里居民散漫蓋以朝廷裂全燕益其國縱常勝增其力此其所以恃賴已甚貪求無厭反圖不軌之由也全燕常勝皆復歸化外并晉之地古謂雄藩趙魏之民舊稱富庶前此之際尙不能禦悉爲我有況又關西隴右亦云驍銳別有圖謀之計趙氏之所恃者汴洛殘民而已其

餘不可言也以我雄師何往不獲期在必克指日定亂此非威脇人所共知若趙構曉悉此意親詣轅門悔罪聽命則使與父兄圓聚復立大楚而已如張氏已遭鳩毒則別擇賢人使斯民有主而已秋毫無犯若或仍敢恣狂終無悛悟卽許所在士民僧道齊心擒送以靖國難若亦不慎去就稍拒官軍不卽擒送及不住擾亂新邊卽是以迷固迷與亂同道自取塗炭罪宜不宥累年征討定無蘇息今特曉告須議指揮右下應係亡宋諸路州府軍縣官僚僧道耆老軍人百姓可各照會審擇長計無招後悔付逐處准此

天會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差劉豫節制諸路總管安撫曉告諸處文字



趙氏自結義本朝屢違誓約重犯罪愆故於天會三年興兵問罪父佶既走子嗣哀鳴求好復立嚴誓要諸天地質諸神明其于委細一如父約豈謂官軍才退子戾甚前故於天會四年復舉師旅廢滅趙氏汴人既附昏德復抗官軍亦宜按以軍令原其罪本已有所歸並蒙寬宥重念斯民本朝既不貪土又不可以久無主仍委亡宋臣僚選舉道德隆懋堪爲人主者咸薦張氏綽有人望克茲重任立爲大楚皇帝繼主其民朝廷推亡固存之義不謂不深不期趙氏遺孽竄在郊遠在彼潛謀不軌輒行廢立故自天會五年又舉大兵擒捕興復所有趙氏本末罪狀已具曉諭今緣逆賊逃在江浙比候上秋再舉暫就涼陘勘會南民久習澆訛雖丁寧說諭尙

多違背況亡宋諸路前後攻降撫定除陝西行府別有措置外京東京西淮南等路并河北州府不少比至擒獲趙構別立新主以來若不依行府已奉便宜行事宜旨選擇幹事官員主領亦慮相次又被僞賊暗竊連合安起事端枉遭禍敗須議指揮右下知濟南府劉豫可知東平府事京東京西淮南等路安撫使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大名開德府濮博濱棣滄德州亦在節制凡諸事體且循宋舊例其徭役賦斂會驗宋時特係煩酷速宜就長規計務從民便至於獄訟亦要寬簡刑罰臨事制宜勿拘常法其有未經納款州府軍縣仰差人具說禍福利害招攜歸業免於將來再舉枉遭驚懼其間若有勞效一心歸順公務幹辦無問士庶並依宋時例



格椿擬合補資級就便出給公據候立新君別給正行付身  
所有安撫司職分合得請俸并本司合用司吏公使人力著  
依京東西路安撫司已設置人數分例或有今來事體比舊  
重大約量添置更於民間疾苦特行減損亦自從宜畫定行  
府更慮諸路州府猶有執迷不從或輒叛亂已留募兵分屯  
衝要處所仍摘留元帥左監軍分司在此從宜措置施行若  
有如上事理本司力難克制仰計會申覆左監軍取候指揮  
若諸州縣職員內有見闕或不任職事至於計運勸農等事  
須至設官卽許便行差填替換旋報監軍照驗不得有違慢  
易并下揚真楚泗泰沂海徐濱棧滄德博淄青恩清等州龔  
慶東平開德大名等府睢陽高郵天長等軍可照驗並聽安

撫使司節制不得有違付逐處准此

天會七年二月日

天會四年冬元帥伐宋師次高平先遣烏凌噶思謀天  
使人汴致書至五年二月六日廢宋少主桓爲庶人實

錄宋中書舍  
人孫覲撰

天會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  
帥自太原進兵次澤州十七日至高平遣使烏凌噶思謀致  
書宋少主以興師問罪之意議欲割河爲界俾分遣大臣詔  
諭河東北兩路兵民交割仍先具凡所聽命不違國書還報  
烏凌噶思謀卽日馳馬上道十九日渡河河上守卒無一人  
在者聞天軍至悉散去矣所過居民藉藉有語往往瞋目相



視間鬪數百里二十日次汴都忽遇南軍數百騎圍之數重城門閉不得入日已夕詔開順天門館於都亭驛越一日入見崇政殿跪致書具申諭書意并欲干戾人蔡京童貫王黼李綱吳敏陳遘詹度馬擴張孝純家屬等九人執赴軍前宋主卽日報書引咎自責祈請備至遣門下侍郎耿南仲同知樞密院事聶昌持詔分畫兩河四十四州軍詔意大抵謂爲人父母豈忍爲此蓋不獲已苟全汝生猶吾民也勿懷顧望抵晚陛辭復令騎吏數百護送出關宿瓊林苑軍士相聚謗罵通夕不敢寐遲明遂行約二十六日次河陽遇元帥遂引兵而南河流淺涸不用船筏策騎而渡閏十一月二日駐汴之青城三日復遣烏凌噶思謀同借保靜軍節度使蕭慶借

司農少卿楊貞幹致書欲畫河內州郡并前次使人所索官吏漏落之數如蔡攸徐處仁王安中李彌大劉幹折彥實折可求呂仲王稟及趙良嗣蔡靖高世由范直方滕茂實李嗣本家屬并約少主出城會盟以示大信烏凌噶思謀持書扣城城上皆持滿相向遂駐射又策馬前諭使旨復投矢石見拒薄暮傳詔繼而止舍都亭驛七日入見崇政殿致書八日得旨詣都堂與三省長官何桌等集議報書第言始割三鎮卽遣馮澥李若水如約復議畫河又遣耿南仲聶昌分詣而會盟不從九日陛辭出安上門復命十四日又遣烏凌噶思謀致書云使還少主以會盟爲疑可遣右僕射何桌赴軍前計議而以上皇皇弟越王太子爲質翌日烏凌噶思謀病臥



館中不能朝詔中使挾醫馳視十七日得旨乘肩輿入對不拜詔內侍給扶奏事畢免辭謝以皇伯保順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安康郡王仕誥同馮澥計議留何臬不遣詔烏凌噶思謀乘臥輿還報既還止帳中元帥飭遣數醫臨視黎日力疾詣帥府復命以歸二十四日疾有瘳二十五日大軍自南壁登城元帥傳令不得輒下城縱掠二十七日宋少主遣宰相何臬中書侍郎陳過庭皇弟濟王栩請命二十九日又遣皇叔燕王俟越王偲皇弟鄆王楷景王杞濟王栩祁王模莘王植徐王棣沂王楞和王棧信王榛凡一十一人請命於元帥而不得見第遣皇弟四人還諭少主令速出郊三十日味爽少主素隊出南薰門大臣侍從親王等從者四百人烏

凌噶思謀傳元帥旨迎勞少主畢遂館伴少主於青城宰執泣十二月二日少主降服上表稱臣待罪表云長驅萬里遠勤問罪之師全庇一宗仰戴隆寬之德感恩念咎俯極危衷臣猥以眇躬奉承大統懵不更事濟以學非昧於知人動成過舉重煩元帥來攻陋邦三里之城已失藩維之守九廟之祀幾成煨燼之餘不圖深仁曲假殘息茲蓋伏遇伯大金皇帝乾坤之德甚溥日月之照無私不怒之威既追蹤於湯武好生之德且儷美於唐虞弗念一夫之辜特全萬人之命宇宙載肅宗廟復安文軌既同永託保全之惠雲天在望徒深向往之誠臣謹奉表稱謝以聞表入復令易服稱謝爲待罪云焚香贊拜禮畢見元帥於端成殿酒三行烏凌噶思謀復



陪少主入城次南薰門城中官吏軍士父老持香花迎於門內者填塞道路呼萬歲聲徹數里悲涕交下少主泣涕不止少主還內館烏凌噶思謀於都堂始括馬幾萬疋又出內帑千萬緡犒軍惟金銀表段不能副所須詔開封府尹自府庫洎臣寮戚里大姓之家悉皆蒐取而所得不及百之一少主自是不御殿惟坐祥曦小殿見使人等五年正月九日元帥以書約少主議事使烏凌噶思謀復館伴少主於青城親王位西廡下始取冠冕法服上所尊號玉冊大駕法駕鹵簿五輅副輅九鼎八寶國子監書板三館祕閣四部書太常禮物大成樂舞明堂大內圖以至乘輿服御珍玩之物翰林醫官教坊樂工宮人內侍各以百十數少主日遣使數輩降親札

督責有司輦致軍前二月六日出大金皇帝所降詔廢宋少主素服望闕伏拜受詔大臣親王侍從皆從禮畢還館讀詔云旣爲待罪之人自有易姓之事廢帝杼思良久易衣撤榻乃坐諸王在旁流涕嗚咽元帥卽遣左丞馮濟樞密曹輔入侍廢帝大臣何桌以下悉散從軍中薄晚元帥傳諭廢帝親筆召太上皇后鄭氏出城元帥使烏凌噶思謀出迎且辨奸詐皇太上皇后鄭氏出城元帥使烏凌噶思謀出迎且辨奸詐卽引入與廢帝同館廢帝詣上皇相持號慟上皇獨毅然不改容曰天之所廢吾其如天何未幾諸王嬪御以下畢至親王二十八人帝姬一十五人皇太子一人諸王男女一十六人元帥日遣使問上皇二后廢帝起居供饋甚厚凡所需用



悉取無禁遣馮澥曹輔出館

遼主耶律延禧降表

臣耶律延禧言今月十八日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府差蕭愈等賞到文字准奉詔旨招諭者伏念臣祖宗開先順天人而建業子孫傳嗣賴功德以守成奄有大遼權持正統拓土周數萬里享國踰二百年從古以來未之或有迨臣纂紹即已妄為恃太平既久之時隳累代常行之法寔行侮易先忤交和輒無名以舉兵望有捷而張勢曲直既顯勝負自分雖黷武之再三會敗績之非一往馳信使永講前歡特蒙天地之恩許結弟兄之睦臣更為眩惑弗克遵依以是再引干戈重尋釁隙民神共怒智力俱窮寶命既歸神器難守宗廟傾覆

甘承去國之差臣等作逃生之虞非天時之未識緣已罪之尤深宣望望皇帝陛下念留留為亡國之餘見見在從官望闕俟罪

遼主謝免罪表

臣延禧言四月八日賫到詔書一道特免臣罪及撫諭仍與西南西北兩路都統貝勒同朝見者豈不自知合被罪盈之責將何以報特蒙望外之恩欣幸越常兢惶失次伏惟皇帝陛下仁洽萬物道配二儀猶推不忍之心靡追既往之咎溫頒天語秩振德音俾底安全特寬罪戾非一身幸免武湯問



罪之威抑舉族均荷唐虞好生之德今專俟都統貝勒等赴闕同行次

降封遼主爲海濱王詔

敕下大遼皇帝延禧定矣廢興之數雖謂在天迹其榮辱之來無非象德從古以降其事皆然以爾長惡謂之不君積費至於亡國比讒迂直侮聖矜能烝淫見亂於人倫驕佚不移於本性銅山屬弄臣之輩金穴藏外戚之家對之終日無話言行之當代唯亂政淫刑以逞視妻子如豺狼典禮不修輕人臣如犬馬旋聞中外大紊紀綱朋邪與中正無分優娼共后妃雜處室如懸磬猶能峻宇雕牆人之流離不輟從禽逐獸邦之杌隍民曰怨咨方當降爵之時更稔怒鄰之意蕩搖

我邊鄙招納我叛亡爰自先朝以修武事我師直而順動彼勢屈以自摧曾于奔北之間輒有和成之請卽爲恩義許結弟兄更引美矣之辭矯示友于之字孽旣自作禍從此深骨肉見俘宗祧失守疇昔大勢已謝往銜去國之悲于今後事何爲莫有逃天之計自知窮蹙方以歸投然嘉來意之甚勤其奈罪條之具在旣爲天之廢棄又爲民之仇讐加之斧鉞則豈謂無名投諸魍魎則誰云不忍事難與恕朕固合爲載念取亂覆昏屬兵武有成之績繼絕興廢是國家非常之恩勉降新封止除舊號可封爲海濱王其供帳安置並如典例嗚呼朕循故事無專己以妄爲爾有前非宜撫躬而內省祇復厥命以保乃身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遼主謝封海濱王表

臣延禧言今月七日伏蒙聖慈特賜詔書一道降封臣為海濱王者罪當不免誠天下之公言恩反有加見聖人之全度事來望外喜出憂中伏念臣粵自祖宗肇有社稷山河固國開數萬里之提封功德浹民享二百年之福祿迨臣繼統之後昧於守成之難矜得太平作為多罪先絕鄰好輒造釁端遂出無名之師果為有德者勝未更十載併失五都左右以之離心中外以之解體漸及窘迫旋至播遷大寶已歸神器安在朝夕莫保骨肉見離伶俚一身棲苦萬狀昔兵連怨結幾年忤先帝之心今勢盡力窮何計逃吾君之手伏承皇帝陛下具依遺旨明諭聖言許臣不死之恩恕臣既往之咎故

當進聽是卽歸懷今則先廟告成中宸賜見凌兢失魄慚汗何顏卽加斧鉞之誅正為當罪如投魍魎之處非不甘心豈期遽易刑章曲從禮典所幸得全性命敢希天上之恩何期不伍公侯更賜日中之號此蓋皇帝陛下大明徧照至德兼容取亂侮亡仗殷周之義繼絕興滅推唐虞之仁以致此身得承先祀倘九廟之靈不昧亦知感恩況百口之屬更生何忘報德

郭藥師拜降表

按吳本篇首有天會四年正月六字

相時而動動止固未之有常順天者存存亡寧可以不察事屬已定人難執迷伏惟皇帝陛下祇奉先猷紹隆正統皇天所以假手而誅亂生民所以延頸而俟蘇臣等素提一旅之



師旋屬百六之運自秦晉之捐代洎文后之擅權政教皆失其紀綱恩威不行於咫尺十家欲叛者八九一日將死者再三在亡遼無可事之君顧大金有難歸之路故率萬兵而附漢然嘗三載以撫燕宋主載嘉秦官是予念曾感一食之惠尙思捐七尺之軀故窮捍禦之勞庶圖報答之效戰卒旣寡餘力何施矧知上帝之是依敢思困獸之猶鬪豈一身之是惜念百姓之無辜頃者東征雖曾雷震之敢犯今焉北面尙期天地之有容臣等謹以全燕文武官吏將校并馬步甲兵十萬及係官斛粟錢帛諸物等謹陳表上進以聞

賀宋畫河請和表

天會五年正月知樞密事劉彥宗上表。此註依吳本補

我伐用張果獲師中之吉罪人斯得旋爲道左之降凡預見

聞孰不呼舉竊惟有宋昔謂殊鄰始馳一介而來請講兩朝之好推誠以待背德不恭乃父陰結於平山旣渝海上之約厥子不割我三鎮又愆城下之盟殆惡貫之旣盈蹈覆車而不戒聖算先定天兵載揚以蟻蟲蚊蚋之屯戰猛虎熊羆之士且天助者順人助者信旣弗履行雖城非不高池非不深詎能固守彼衆狼狽而失據我軍奮躍以登陣夷門之火始然汴河之水皆沸臣主無捐軀之所社稷有累卵之危問使絡繹以求哀諸弟涕洟而拜叩申致畫河之請敢逃削地之誅且能修臣子之極恭惟所命令是用存朝廷之大體不卽滅亡已昭討叛之刑又著服柔之義金鼓一動威德兩全此蓋皇帝陛下旋乾轉坤開日闔月道遙游息而廣土以定拱



大令司什金卷四  
揖指顧而大事聿成巍巍武功高冠百王之上煌煌國步獨  
尊六合之間臣叨處鼎司出提兵馬逢千年之會徒共快於  
斯時奉萬壽之觴恨阻陪於列辟

皇弟子木班貝勒臬等賀俘宋主表

天會五年正月。此注依吳本補。

伏覩破汴俘獲宋主者曩生鄰國宜我伐之用張佑自皇天  
果罪人之斯得照臨之下怵舞攸同切以天棄宋邦運終趙  
氏爲鄰數載取怒兩朝信則背先帝之恩遽渝海上之約桓  
則負我皇之義又違城下之盟惟父子之罪同條故神人之  
心共棄旣爲所愾必訖于亡王旅嘽嘽往專求於首惡虎臣  
矯矯思亟奏於膚功羽檄旁飛神旗南指郡縣繼下城壁俱  
摧全軍徑濟於黃河王氣潛消於赤縣堅甲利兵固資義勝

高城深壘其如德何自知天網以難逃俱詣軍門而請罪望  
闕虔籲天之請在郊展銜璧之儀願上版圖乞爲臣屬獲諸  
殷紂武王自誓於商郊繼彼秦嬰高祖親營於灞上未如聖  
代專委帥臣去年獲遼國之君遙聞捷報今日俘汴都之主  
坐聽降音不出戶庭克平海宇此蓋皇帝陛下神謀獨運廟  
算無遺甫踰再稔之間繼有非常之事告成先廟振不墜之  
英風傳報諸侯聳無敵之彊勢六合之內罔不服千古以來  
未之有如臣等叨備宰司獲承聖略媿無裨贊徒幸遭逢元  
會在辰式集四方之賀愚誠歸美敢揚萬壽之休

左副元帥宗翰右副元帥元望賀俘宋主表

臣等奉詔伐宋屢克城邑繼至汴京閏月二十五日克汴三



十日宋主趙桓出城今日二日率其諸王百官國人僧道望闕稽首跪上降表者稔惡弗悛自難逃於天網得道多助孰敢抗於王師惟宋當八世之承平恃百年之儲積內有甲兵之備外無邊境之虞以其隔大海之遙未嘗通先朝之問太祖大聖皇帝誕膺歷數肇造邦家彼乃密修浮海之勤懇致復燕之請輒憑一介遂割兩京曾未立於歲時已遽忘於恩造動搖我封部招納我叛亡皇帝陛下以生靈爲心擴乾坤之量但令理辨曲示含容迄無意於改圖方興師而問罪信則倉皇而遜位桓惟哀泣以求存議割三府之疆請復兩朝之好豈意我師甫退信誓又渝茲益重於前愆累再煩於天討蓋憑成算以底全功遂令繼世之君俱爲亡國之虜威靈

遐暢文軌大同臣等出分閭外之憂坐獲師中之吉躬齊五伐不勞仗鉞於商郊仰祝萬年願效奉觴於漢殿

降封昏德公詔

天會六年八月太宗皇帝實錄內錄到

制詔佶曰王者有國當親仁而善鄰神明在天可忘惠而背義以爾頃爲宋主請好先皇始通海上之盟求復山前之壤因嘉懇切曾示允俞雖未夾擊以助成終以一言而割錫星霜未變釁隙已生恃邪佞爲腹心納叛亡爲牙爪招平山之逆黨害我大臣違先帝之誓言愆諸歲幣更邀回其戶口惟巧尙于詭辭禍從此開孽因自作神人以之激怒天地以之不容獨斷旣行諸道並進往馳戎旅收萬里以無遺直抵京畿豈一城之可守旋聞巢穴俱致崩分大勢旣以云亡舉族



因而見獲悲銜去國計莫逃天雖云忍致其刑章無奈已盈於罪貫更欲與赦其如理何載念與其底怒以加誅或傷至化曷若好生而惡殺別示優恩乃降新封用遵舊制可封爲昏德公其供給安置並如典禮嗚呼事蓋稽於往古曾不妄爲過惟在于爾躬切宜循省祇服朕命可保諸身

### 降封重昏侯詔

制詔桓曰視頽網以弗張維何以舉循覆轍而靡改載或爾輸惟乃父之不君忘我朝之大造嚮因傳位冀必改圖且無悔禍之心翻稔欺天之惡作爲多罪矜恃姦謀背城下之大恩不割三鎮搆軍前之二使潛發尺書自孽難逃我伐再舉兵士奮威而南指將臣激怒以前驅壁壘俱摧郡縣繼下視井惟存乎茅經渡河無假於葦航豈不自知徒嬰城守果爲我獲出詣軍前尋敕帥臣使趨朝陛罪誠無赦當與正於刑名德貴有容特優加於恩禮用循故事俯降新封可封爲重昏侯其供給安置並如典禮嗚呼積釁自於汝躬其誰可恕降罰本乎天意豈朕妄爲宜省前非敬服厥命

### 昏德公表

天會七年八月

臣佶伏奉宣命召臣女六人賜內族爲婦具表稱謝伏蒙聖恩賜敕書獎諭者仰勤睿眷曲念孤蹤察流寓之可憐俾宗藩之有托伏念臣棲遲一已黽勉四遷顧齒髮以俱衰指川途而正邈獲居內地罔間流言得攀若木之枝少慰桑榆之景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擴二儀之量孕九有之私憫獨夫所



守於偷安辨衆情免涉於疑似臣敢不誓堅晚節力報深仁  
儻伏臘稍至於蕭條賴葭葦必濟乎窘乏尙祈鴻造俯鑒丹  
衷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謝表

昏德公重昏侯經過詔遣使館之賜以幣  
帛酒食仍許其諸女相見昏德公上表謝

天恩下逮已失秋氣之寒父子相歡頓覺春光之暖遠沐絲  
綸之厚仍蒙縑總之頒感涕何言驚惶無地竊以臣舉家萬  
指流寓三年每憂糊口之難忽有聯親之喜方虞李子之敝  
誰憐范叔之寒旣冒寵榮愈加驚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唐  
仁及物舜孝臨人故此冥頑曲蒙保衛天階咫尺無緣一望  
於清光短艇飄飄自此回瞻於魏闕

重昏侯謝表

暫留內殿忽奉玉言特許手足之相歡更被縑總之厚賜喜  
驚交至恩旨非常伏念臣稟性冥頑賦質忠實負邱山之罪  
天意曲全聯瓜葛之親聖恩隆大方念無衣之卒歲遽欣挾  
纊之如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恕及人勞謙損已雖天地  
有無私之覆載而父母有至誠之愛憐念報德之何時懷此  
心而未已

昏德公表

臣佶言伏蒙宣命差官館伴臣赴和囉鳴路安置於今月二  
日到彼居住者曲照煩言止從近徙仍敦姻好尙賜深憐大  
造難酬撫躬知幸痛念臣舉家萬指流寓連年自惟譴咎之  
深常務省循之效神明可質詎敢及於匪圖天地無私遂得



安於愚分驚濤千里顛躓百端幸復保於桑榆僅免葬於魚  
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垂邱山之厚德擴日月之大明非風  
波而可移亦浸潤而不受回瞻象闕拜渥澤以馳心仰戴龍  
光感孤情而出涕

冊大齊皇帝文

皇帝若曰朕聞公於御物不以天下爲己私職在牧民乃知  
王者爲通器威罰旣以殄罪位號宜乎授能乃者有還運屬  
顛危數窮否塞獲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仗黃鉞  
而拯黔黎秉白旄而誓師旅妖氛旣掃區宇式寧爰有宋人  
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鄰卽從來議豈  
意天方肇亂自啟釁階陰結叛臣賊虐宰輔招集姦慝擾亂

邊陲肆朕纂承仰承先志姑存大體式示涵容乃復蔽匿通  
逃夸大疆域肆其貪狼自起紛爭擾吾外屬之藩鄰取其受  
賜之疆土因彼告援遂與解和終莫聽從巧爲辭拒爰命將  
帥敦諭盟言許以自新終然莫改偏師傅汴首惡奔淮嗣子  
哀鳴請復歡好地畫三鎮誓卜萬年凡有質要悉同父約旣  
而官軍未退夜集衆以犯營誓墨纒乾密傳檄而堅壁私結  
人使陰搆事端以致再遣師徒詰茲敗約又起畫河之議復  
成緩戰之謀旣昧明神乃昭聖鑒京城摧破鼎祚淪亡無併  
爾疆以示不貪之德止遷其主用張伐罪之心建楚新封守  
宋舊服庶能爲國當共息民不料懦夫難勝重任妄爲推讓  
反陷誅鋤如搆者宋國罪餘趙氏遺孽家之孝友國少忠勤



衛命出和已作潛身之計提師入衛反為護已之資忍視父  
兄甘為俘虜事雖難濟人豈無情方在殷憂樂稱僭號心之  
幸福于此可知乃遣重兵連年討捕比聞遠竄越在島夷重  
念斯民亂於無主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定  
者爾中奉大夫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兼諸路馬步軍都  
總管東平府事節制大名開德等府濮博濱棣德滄等州劉  
豫夙擅直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於亂邦生不偶世百里  
雖智亦奚補於虞亡三仁至高或願從於周仕當姦賊擾攘  
之際愚氓去就之間舉郡來王奮然獨斷逮乎厯試厥勲克  
成委之安撫德化行任之尹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  
之節制郡國清況有定衰撥亂之謀拯變扶危之策使民無

事則橐弓力穡有役則釋耒荷戈罷無名之征寢不急之務  
徵遺逸舉孝廉振紀綱修制度省刑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  
息蠹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  
一心仰戴宜即始歸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遣使某官高  
慶裔副官韓昉備禮以璽綬寶冊命爾為皇帝國號大齊都  
大名府世修子禮永貢虔誠錫爾封疆並從楚舊更須安集  
自相攸居爾其上體天心下從人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  
圻惟天難諶惟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爾其勉哉無忽朕命

按三朝北盟會編載此冊文首尚有維天會八年  
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十七日丁卯二十十字

### 劉蜀王進封曹王制

制曰嚴寶冊以薦鴻名既俯從於眾欲布恩書以敷惠澤宜



大渙於羣生眷子異姓之王夙有同寅之德肆頒明命孚告  
治朝蜀王劉豫敦大而直方高明而寬厚早居南服以直言  
強諫聞於時頃在東州以智略英資長於衆八年享國一節  
事君審運會之有終識廢興之惟義視去位如脫屣以還朝  
爲登仙向之富國強兵何霸王之足道今也樂天知命豈得  
喪而能移爰因慶賞之行益示褒榮之典昨以陶邱之土昌  
其井絡之封於戲列土以建侯邦誓已堅於帶礪盡忠以藩  
帝室心宜炳若丹青茂對龍光永綏福祿可進封曹王食邑  
一萬戶實封一千戶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曹王劉豫謝表

禮成大冊澤霈普天特列進其封階不遐遺於舊物望闕拜

命闔門感恩臣豫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念臣昔仕本朝粗  
厯官要昧方柄圓鑿之理竭徒薪曲突之忠項氏將亡有范  
增而不用周家旣勝以箕子而來歸試用微能爰升大位辭  
不獲已報當若何承積年殘毀有餘凡百事艱難極甚闕寇  
賊以置朝市披荆棘而創耕桑應機投隙以傾挫敵讐損已  
便人以招集散徙忘寢忘食必躬必親培廣業之惟勤庶大  
恩之不玷俄知廢罷之議愈盡措畫之心要先時成績於斯  
邦覬後日受知於上國至聞混一之義不待再三之言卽隨  
使人往受宣命素所措備復何遲疑八年辛苦以經營兩手  
歡欣而分付帝號若釋重負王爵尤感鴻恩自得清閒而北  
來未嘗徘徊而南望久安僻地忽被改封洎捧讀於訓辭若



恭聽於睿語溫其如玉暖然如春星斗輝輝麗窈然之天道  
與謨渾渾顯大哉之王言徽軫爨下之焦桐青黃溝中之斷  
木光生懸磬之室榮張設羅之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奉  
三無仁鈞九有敬識百辟之享獨觀萬化之原有功而必見  
知無棄而常善救遂合窮悴得賴褒嘉臣敢不守靜致虛安  
時處順何以效涓埃之報惟不爲名器之羞

大金弔伐錄卷四終

大金弔伐錄跋

大金弔伐錄張氏據

吳氏本刊入墨海僅分上下二卷

以文瀾閣本校之上卷正月十四日同奏宋主中脫所承  
誓旨下三百三十字宋主致謝書別幅細色并雜物下錯簡  
在宋少主與左副元帥和書後宋少主新立誓書脫去首  
尾僅存招納叛亡下四百三十九字亦錯簡在宋少主報和  
書中遂并新立誓書篇題脫去宋少主報和書兩朝和好下  
別爲一篇題又白劄子下卷孫傳等乞趙氏第四狀傳等  
無任哀痛下五十九字移置第五狀末而第四狀無結文其  
依准製造迎接等事狀全篇脫去其餘字句脫誤不可枚舉  
伏讀



四庫全書提要知此書世無刊本僅從永樂大典錄出不知吳本又何自來也今遵

閣本付梓而吳本義可兩通者仍分注於下其謬誤顯然者概置不論明初去金未遠所據多舊刊本較吳本爲得其真云靖康之禍實由宋人招納叛亡自開邊釁加以承平日久文恬武嬉議戰議和幾等道傍築舍卒至二帝北行康王南渡足爲千古炯戒此書原始要終備存舊牘求之正史十不得一固考古者所不廢也錫之識





